

《江東六四日記》——殷紅的六月 89.4.25-6.6

江東

2003年6月8日

提要：

- [4月25日，星期二](#) 晴
- [4月26日，星期三](#) 晴
- [4月27日，星期四](#) 晴
- [4月28日，星期五](#) 晴
- [4月29日，星期六](#) 晴
- [4月30日，星期日](#) 晴
- [5月2日，星期二](#) 晴
- [5月3日，星期三](#) 晴
- [5月4日，星期四](#) 晴
- [5月5日，星期五](#) 晴
- [5月6日，星期六](#) 晴
- [5月7日，星期日](#) 晴
- [5月8日，星期一](#) 晴
- [5月9日，星期二](#) 多雲
- [5月10日，星期三](#)
- [5月11日，星期四](#) 多雲
- [5月13日，星期六](#) 晴
- [5月14日，星期日](#) 晴
- [5月15日，星期一](#) 晴轉陰
- [5月16日，星期二](#) 晴
- [5月17日，星期三](#) 晴
- [5月18日，星期四](#) 陰轉雨
- [5月19日，星期五](#) 晴轉多雲
- [5月20日，星期六](#) 多雲
- [5月21日，星期日](#) 晴
- [5月22日，星期一](#) 晴
- [5月23日，星期二](#) 多雲轉雨
- [5月24日，星期三](#) 晴
- [5月25日，星期四](#) 晴
- [5月26日，星期五](#) 晴
- [5月27日，星期六](#) 陰轉晴
- [5月28日，星期日](#) 多雲轉晴
- [5月29日，星期一](#) 晴
- [5月30日，星期二](#) 晴
- [5月31日，星期三](#) 多雲
- [6月1日，星期四](#) 晴

- [6月2日，星期五 晴](#)
- [6月3日，星期六 多雲](#)
- [6月4日，星期日 陰轉雨](#)
- [6月5日，星期一 陰](#)
- [6月6日，星期二 雨](#)
- [【附錄一】部份挽聯和哀悼死難者的標語](#)
- [【附錄二】部份標語橫幅](#)

編者按

本文作者是當時民主黨派的一位知識分子，記錄了他從89年4月25日到6月6日的所見所聞，可靠性相當高，內容也相當翔實，可資研究者參考。

這裏刊出的《江東六四日記》，是兩個版本的綜合整理：

一是96年版，作者注明“1996年8月寄自北京”，刊於《新語絲》網站；

二是97年版，編者注明“寄自美國”，刊於1997年6月8日《華夏文摘》增刊第一二四期。

兩個版本稍有差異，主要是97年版“為保護作者在國內的親友，不給他們添麻煩，不得不把某些真事隱去，只留下假語村言”故隱去了一些96年版中提到的具體人名及相關事情（希望作者與本站聯繫，補齊這些內容）。另外，96年版沒有“4月25日”，且只到“6月3日下午1時許”，而97年版則記到了“6月6日”。這裏整理刊出的內容，便是兩個版本的合集，將96年版提到的具體人名及相關事情，併入了97年版。兩個版本記載事件的順序也在少許地方有差異，一並以97年版為準。（64memo 中華書局-1999）

從內容上看，這個日記的可靠性相當高。這不僅是與我的許多記憶及我所讀到的許多可靠的資料相吻合，而且一些以前未見的記載也與現有可查詢的可靠資料相吻合。比如作者在6月6日的日記中提到，“北航、地質學院門口均有花圈，鋼鐵學院大門口張挂挽聯，圍牆外一個花圈上有一布條，上書：‘倪子（世聯），我們含淚送你’”，查《丁子霖名單》，有一致的記載：“編號126 倪世聯 男 24歲 山東省 北京石油大學畢業生，石化總公司北京設計院工作人員 遇難情況：89.6.3.晚11時許，倪與其他6位青年騎車自地質學院出發，約11時至西單，倪胸腹部中彈，民眾送宣武醫院搶救，不治身亡。……”這樣的例子很多，這裡不一一列舉。（64memo 五言傷感-89）

但是，這個日記應該並非完全是當時的日記，而是根據當時的日記整理而成，因為有些用詞是六四後的。譬如97年版5月31日最後一段提到“民運分子的消息”，“民運分子”這個詞彙就不是八九民運期間用的，96年版中作者也沒用該詞；另外，兩個版本都用“高自聯”這個詞，這也不是六四前的用詞，而是六四後中共大張旗鼓的宣傳中的用法，當時運動方面的叫法是“北高聯”。這些都是作者後來整理時留下的痕跡，雖然這樣的痕跡並不多。（六四檔案-2004）

總體而言，這個日記的可靠性相當高，內容也相當翔實，可資研究者參考。

下面給出兩個版本的來源，讀者可自行查閱和對照：

96年版：

<http://www.xys.org/xys/netters/Jiangdong/diary.txt>

From: lio@sfu.ca (Wei Li)

Subject: 江東六四日記

Date: 22 Aug 1996 11:06:10 GMT

97年版：

<http://www.cnd.org/HXWZ/ZK97/zk124-1.hz8.html>

<http://www.cnd.org/HXWZ/ZK97/zk124-2.hz8.html>

<http://www.cnd.org/HXWZ/ZK97/zk124-3.hz8.html>

封從德

12/28/2004 8:54:00 PM

修訂於：12/29/2004 8:54:00 PM

殷紅的六月

□江東□

【筆者按：1989春夏之交一股爭民主的浪潮震撼了神州大地。開始人民對政府寄予希望，後來又感到失望，萬萬想不到政府會真的下毒手，就連從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看中國人也料不到。在這些日子裏，有些有心人便將所見的事實記載下來，拍攝下來。這些真實的資料有助於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場民主運動，對研究歷史，分析其得失，確實是有其價值的。我們徵得作者的同意將這些記錄發表。為保護他在國內的親友，不給他們添麻煩，不得不把某些真事隱去，只留下假語村言。】

4月25日，星期二 晴



聽說：北京師範大學講演團到北京經濟學院宣傳，被拒之門外，於是在校門外演講。學生評論說：東昌說話幫腔，立本說話沒準。聚攏來許多路過的市民，交通為之堵塞，學校無奈，開門讓他們進去。聞該校每年支出6萬多元僱傭警衛在門口值勤。現在許多人士，包括局長都支持學生（至少在心裏）。當前腐化

現象極為嚴重，即使僅從報上也可見一斑。不知當局為何不利用群眾的情緒整治腐敗？又聞鄧小平說學生的行動是有組織有預謀的。這些日子，多數部隊中師級以上幹部均同情學生。

4月26日，星期三 晴

有外國電臺報導：4月25日，武漢大學一名學生呼喊著“民主自由萬歲，打倒專制”的口號從四層樓上跳下獻身。（注：後來得到的信息證明，該學生名陳旭康，著迷於氣功而墜樓。）今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各報亦予轉載。

4月27日，星期四 晴

今天一早B君便來喊我，按計劃今天上午有關領導要召集一個會議討論工作問題。B君告訴我為表示對昨日《人民日報》殺氣騰騰的社論的抗議與藐視，各高等學校的學生今天要上街遊行，建議我們不妨拐個彎看看。我取出照相機，上了膠卷。我們騎自行車到學院區，約7時45分到達小月河北側路與學院路的交叉口，發現這兒停留了許多人。幾個武裝警察分別站在小月河北側路北京大學分校圍牆外和馬路對過。我們注意到通往中關村的尚未完工的那條東西向馬路上停了三輛大轎車，從車窗裏能看到車內坐滿了武裝警察，顯然這些警察是為阻止學生遊行而來，他們不坐警車，卻乘大轎車以掩人耳目。我們想在此觀察事情的發展，但等了好一會沒有動靜，我們只好趕往會場。一路上沒見新貼的傳單。昨天貼在電線杆上的載有“再看耀邦一眼，再送耀邦一程”一文的《農民日報》仍在原處未被撕掉。經過中國政法大學門口時我們放慢了速度。學校的鐵柵欄門關著，通過鐵柵欄門可以看到主樓前已聚集了許多學生，紅旗在飄揚。只開著南側的小鐵門，有人推自行車齣齣進進。門外圍了許多行人，卻見不到警察。

到了會場，才知道今天上午的會議因故延期。我既然來了，就去辦理了一些事情，事畢決定返回剛才武警嚴陣以待的地方看看事態如何發展。四處找B君不著，於是匆匆離開。約莫九時半我趕回小月河北側路學院路口，只見那兒圍觀的群眾更多了，路邊到處是自行車和三輪車。我也將所騎的自行車停在北大分校門口。聽說自費的走讀生可不參加遊行，北大分校的學生是自費生，沒有參加遊行，但此時也不上課，聚在窗口邊、圍牆上觀看。學院路上約200名武裝警察面北而立，組成人牆堵在馬路當中。圍觀的人很多，許多人手持相機伺機拍照。分校學生和群眾不時高喊：“支援北航！”、“人民警察不打人！”並此起彼伏地唱“國際歌”和電視劇《便衣警察》主題歌。每喊完一句口號、唱完一首歌曲人們便熱烈鼓掌。幾位北京醫科大學的學生身穿白大衣，臂套紅十字袖箍，背著紅十字藥箱，在人群中走來走去。馬路西側有幾間平房，其中一間是個體飯館。武警人牆的一翼正好在飯館的牆外。此時飯館的門緊閉，店主站到房頂觀

看，一面抱怨交通堵塞，無法開門營業。

一會兒，聽見人群的喧嚷聲，馬路上幾十名武警組成人牆與一批學生對峙，只看得見舉得高高的，上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橫幅。圍觀的人都湧到武警手挽手組成的人牆後面，擠著，喊著。有的人捷足先得，佔據了飯館的臺階、學校的圍牆等有利地形；一些人爬上停在路邊的平板三輪車。一位外國人也站在平板車上攝影。人牆忽而後退幾步，忽而又向前移動少許。人聲鼎沸。我見穿著全副行頭的武警滿頭是汗。雙方進進退退，相持不下，這樣對峙了良久。

忽然，從馬路西側小飯館南邊一條小胡同裏走出來許多學生。原來他們走胡同，從那兒繞了過來。先出來的學生馬上面對面排成兩行，手拉手組成糾察線。接著其餘北航學生迅速從糾察線攔成的甬道通過，圍觀者一齊湧到這邊來，歡笑叫好。我連忙取出照相機將這場面拍下。回頭看武警仍靜立不動。不大功夫，高舉著的橫幅向後移動，看不見了，從小胡同伸出來了。這時，全體北航學生均已繞過武警的阻擋，重新集合起來。他們齊聲納喊：“感謝警官的合作！”人們不由笑出聲來。在哄笑聲中，警官們也撤除已經無用的封鎖線。

我從一大堆自行車中尋出自己的車，隨著馬路上的人群、車群緩緩南行。騎到中國政法大學門口，那兒還站著一些人。一聞知政法大學的隊伍已經出發。我繼續向南行，抵達學院南路五叉路口，見路南東邊半側馬路被警察擋住，北京郵電學院的隊伍正與警察相持。馬路西側尚可通行，許多騎車人都停下來觀看。因為紅綠燈不起作用，從幾個方向來的汽車卡在馬路當中，顯然是新調來幾位交通警在疏導車輛。人行道上也站滿了人。一位老警察向停在人行道邊觀看的騎車人說：“諸位！請靠邊一點，別影響交通。”一位年輕的騎車人回答：“老實告訴您，遊行隊伍來了，我還不敢太靠近，怕你們動手。”

我沿學院路進入二環路南行，西直門立交橋和阜成門立交橋上站滿了人，沿街單位的窗口大開，露出許多人臉。我看看手表，時間已近中午。因為約好12時半到C君家中辦一件要緊的事，不敢逗留，只得離開。

走到車公莊路口，發現這兒交通十分混亂。原來學生隊伍已經到此。十字路口的北側聚集一批武裝警察，將二環路的西側一半封鎖，擋住學生。從北向南的汽車不能通行，停在路邊；從南向北的汽車也只得繞行；只有行人和自行車不受約束。我將自行車停在路旁，過去觀看。從旗幟可知學生隊伍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北京醫科大學等校。學生拉起糾察線，隊形整齊。所舉橫幅、標牌上書：“社會主義捍衛憲法尊嚴”、“深化改革”、“消除腐敗”、“和平請願不是動亂”、“媽媽，我們沒錯”、“爭取自由民主”、“擁護共產黨，維護憲法”、“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官倒不倒國無寧日”等等。一塊大標語牌上寫著引自《鄧小平文選》的段落。約百餘名北醫學生均身穿白大衣，聽說還有一些醫學生分散在其他學校的隊伍中，準備軍警打人後進行救傷。學生中有人領頭喊口號，口號與橫幅、標牌所書大致相同。駐足觀看的路人紛紛鼓掌，伸出食指和中指成“V”字形。一位行人說，他看見一位老婦人在路口賣冰棍，警察讓她走開，她說：“我在這兒擺攤半天了，你們誰也沒買

我一根冰棍。天氣熱，冰棍要化了，我不如給他們吃。”說完把箱中的冰棍全部送給遊行的學生。

雙方仍在相持。我推車趕往C君處，已經遲到了一會，其他人已經到齊，不過也說因交通問題而來遲了一點。C君的一位燕京大學的老同學也在場，談到學生運動，他表示對學運的同情，並說在學生時代也曾參加學生運動。他清晰地記得1948年4月9日，北京多所大學的學生包圍新華門，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當時的副總統李宗仁親自接見學生，答應調查被捕學生情況。而現在的領導人卻不敢見學生，真是令人難以相信。

在C宅辦完事，已時近黃昏。歸途中其他騎車人和路上行人的話題多半離不開今天的學生遊行。有人說本來北京中醫學院學生沒打算參加遊行，《北京日報》登了一段消息，說該校堅持上課，學生讀後感到恥辱，於是今天宣佈罷課並上街遊行。

到家見居民區內人們三三兩兩聚在樓外的綠地上交談。我也加入他們的談話。通過這些談話以及其他信息來源對今天的學生遊行情況有了全面的了解。A描述了今天下午的見聞。因為工作地點靠近二環路，路上的情形看得很清楚。遊行隊伍冲破封鎖經過該處時，人們紛紛擠到窗前或下到街上觀看。一些人登上大樓邊與大樓相連的平房頂上，保衛處的人過來干涉，但人們並不理他。附近一個建築工地上有許多民工在勞動，他們手拿提壺和碗來到路邊給學生送水，這行動激起熱烈的掌聲。A與同事們看到學生隊伍過去，便決定到街上去。他們騎上自行車，跟著隊伍前進。走到復興門立交橋，橋上擠滿了市民，攔住幾輛駛向長安街的軍車。許多人問他們進城幹什麼去，是不是去鎮壓學生，士兵們一言不發。一輛軍車企圖趁人群中出現一點空檔時硬擠過去，被人們截住。一位老工人對軍人大聲說：“學生是人民的子弟，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子弟兵不能打人民的子弟。你們回去吧！”還有人爬上軍車演說，大意是學生遊行的目的是反腐敗，是正義的，軍人不要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人聲鼎沸，大家七嘴八舌，勸軍車退回去，幾位老大媽流著淚懇請軍人要手下留情。場面十分熱烈，情景極為感人。一位軍官模樣的軍人對大家說：“我們是奉命維持秩序的，不是來鎮壓學生的，我們沒有攜帶武器，請讓我們過去！”最後有群眾說：我們相信軍官的話，他們不是來鎮壓人民的，讓他們過去吧，軍人同志，希望你們辦事公道，許多年後回想起今天來可以問心無愧。”於是大家鼓掌，人群中讓出一條道來，軍車得以緩緩開過去。A描述這段經歷時仍十分激動。D在中學上課，歸後聽說今天大學生遊行的消息，為沒親眼看見這場面而遺憾。E到天黑以後才回來，說與人一同上天安門廣場，因為去得已遲，遊行隊伍早已過去，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坐著許多士兵，人們向他們提出各種問題，他們不理不睬。

居民區內人們三三兩兩聚在樓外的綠地上交談。我們也下樓加入他們的談話。通過這些談話以及其他信息來源對今天的學生遊行情況有個全面的了解。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殺氣騰騰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引起學生強烈的不滿。上午各校學生自治會通知，決定次日遊行，表示反抗，

並規定語氣較為緩和的口號。深夜，臨時學聯主席周勇軍到幾所高校宣佈明天遊行取消。同時北大校方通過高音喇叭廣播“遊行十條”，勸學生為家人考慮，不要參加遊行。當夜，許多學生騎自行車到各校聯絡。

今天上午，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堂照常開放。中國歷史博物館前停了幾輛坐著警察的大轎車和麵包車。警察接到的命令是：第一，如果有零星的學生進入廣場，就讓他們進來；第二，如果有人搞打砸搶，就採取行動。8時30分，軍警沿著廣場兩側跑步，將廣場保衛起來。廣場兩側的馬路上軍警組成一個個方陣，每個方陣內都有幾名女警察。歷史博物館前的小樹林裏有軍警在休息。

今天一早，北京大學南門即警戒森嚴，進校者均需交驗證件。門外聚集了許多外國記者，一臺臺攝影機、錄影機對準校門。校方通過高音喇叭廣播：現在少數學生仍在鼓動上街遊行，我們對此感到震驚，希望同學們不要遊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28樓的學生廣播站進行針鋒相對的廣播，再次強調與當局對話的條件。8時45分，2000名學生衝出校門，打著“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等橫幅。北大的隊伍行進到中關村丁字路口時與清華大學的隊伍相遇，雙方略一商議，決定由北大隊伍先行。昨天，清華大學的組委會辭職，另一批學生代表負責指揮，在壓力下他們又宣佈明日不遊行。4月26日午夜，有人在校園裏呼喊同學出來，幾千人響應，學生在校園裏遊行，轉了幾圈。隊伍中有人喊：明早8時參加全市遊行。今天一大早學生們便在校園內集合起來。北大、清華兩校的隊伍向南走到中國科學院丁字路口，該處有一二百名警察排成五六道防線。學生開始向防線沖去，路上的群眾為學生助威。9時半許防線被衝破。

4月27日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內有人在窗外掛出布條：“我去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8時，學生集合靜坐。臨時學生自治會廣播說，今天的遊行因故取消，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也不去遊行。後來，又傳來北大、清華學生已經出校的消息，人民大學學生當即決定出發。10時許，由2000人組成的隊伍開出校門，隊伍長約100米，沒有受到阻攔。出了校門，學生們向臨街的宿舍樓高喊：“下來，快下來！”於是許多仍在觀望的學生也下樓加入遊行隊伍。一份材料記載人民大學哲學系參加遊行的學生計三人。人大的隊伍離校後即北上以迎接北大、清華學生。他們走到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門口時與這兩支隊伍會合。三支隊伍南進到雙榆樹三環路口與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隊伍相遇。本來準備一起向東行進，忽然看見南側100米外白石橋路上友誼賓館門前警察組成的6道防線。四校學生停下來商議了20分鐘，決定將防線沖開。此時，中央民族學院、北方交通大學的隊伍也從南來。大家合力沖開防線後沿白石橋路南行。北京農業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北京氣象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研究生的隊伍也來會合。11時30分，隊伍在白石橋又遇防線，相持一個小時，防線被衝破。隊伍到二里溝便拐彎，沿車公莊大街向東上二環路。經過三塔寺時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門前停了一下，學生們大聲背誦《鄧小平文選》134頁上的一段話：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據記載，北醫口腔醫學院有一、二百名學生身穿白大衣上街；中央民族學院學生舉著用漢文和藏文書寫的標語：尊重人權，反對暴力及愛國

不分先後等，並呼喊“民院民院，為民請願”等口號；有一隊人還用四川方言喊口號。北京氣象學院和北京商學院的隊伍向路邊建築工地腳手架上的工人高呼：“向工人階級致敬！”

早晨7時，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和幾個其他院校的學生集合於師大三一八廣場。高音喇叭通知各系學生代表參加緊急會議。校方通過廣播勸告學生不要遊行，並說如果出現生命危險，校方概不負責。8時，吾爾開希手執話筒，神情肅穆，說我很害怕，但不會辜負同學，政府說我們在搞動亂，我們要用遊行表明這是不對的，希望女生留下，希望不要發生衝突。學生們決定遊行，女生也表示堅決參加，不願留下。學生們列隊走向校門，此時鐵門緊閉。門外聚集了許多群眾，在大呼開門。學生與門衛交涉良久。直至10時，隊伍才得以從小門走出。

中國政法大學學生隊伍離校前三位學校領導出來勸阻，說：你們不能出去，我們不能讓你們這樣流血，如果流血了，我們對不起你們，對不起政法大學，對不起你們的父母。但他們未能阻止學生遊行。政法大學隊伍的前列打著一面顯眼的橫幅，上面用飽吸紅墨水的毛筆大書：誓死捍衛憲法尊嚴，墨跡淋漓，給人血淋淋的感覺。

北師大、政法大學、航空學院的隊伍會合後本擬從新街口豁口進城走西單一線，在豁口遇阻遂折向西走二環路。遊行隊伍在二環路車公莊路口被阻後，學生一面交涉，一面喊口號：“提高警察社會地位！”“提高警察工資待遇！”“人民警察不打學生，專打官倒！”經過較長時間的交涉，警察同意讓學生過去，許多女學生感動得熱淚橫流，喊著：謝謝警察，警察辛苦了，警察不打學生。

13時—14時，南河沿出現三排警察阻止交通。有人看見景山公園前開過多輛軍車，每輛車上有4排士兵，每排9人，連軍官每輛軍車有軍人約40人。共計有兩個營的兵力。軍車向西行駛，到北長街即折向南。

下午2時，天安門前不準公共汽車通過。

14時10分，遊行隊伍到達復興門橋，警察防線撤退。數百群眾自發地在隊伍前面開道，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學生糾察隊員在喊：“請市民們往兩邊去！”“請讓一讓！”“請協助！”上長安街時隊伍的次序是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北方交通大學等等，殿後的是北京郵電學院。隨後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隊伍也參加進來。音樂學院沒有現成的校旗，學生舉著兩根旗杆，中間繃著白布，上書校名。一時間，路上滿是學生遊行隊伍和市民，路邊停滿了自行車。14時17分，北京大學的隊伍到達復興門，他們高呼：“北大北大，人民養大。為民請願，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官倒官倒，越倒越胖”。國際政治系的橫幅是：“忍痛罷課，平等對話”。北大的隊伍中夾著北京農業大學的校旗和農大的橫幅：“官倒富，農民苦”、“減輕農民負擔”、“北農人不再沉默”（4月22日深夜的遊行農大未參加）。

14時35分，清華大學的隊伍到達復興門橋，唱“團結就是力量”“打倒官倒，打倒官倒，爭自由，爭自由，我們要做主人，向前進”，並喊“團結起來，打倒官倒”等口號。

隊伍轉上長安街，群眾紛紛湧上馬路，將學生夾在中間，一起向東走去。走到西單路口，東西方向亮起紅燈。武裝警察在十字路口東側面西而立，堵塞通道。學生用小型擴音器喊：“學生要通過，你們能不能放綠燈？”“希望和平放我們過去，我們的目標是天安門廣場！”沒有反應。於是學生們大聲喊：“學生代表，大會堂前，跪下請願，無人理睬。人民大學，忍無可忍。團結起來，打倒官倒！”十多位同學齊聲歌唱：“再大的風雨我們同經過，再苦的日子我們同熬過，就是民族的氣節，從來沒有變過。手牽手，什麼也別說，那沉重的都是歌，因為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

自發開道的群眾開始衝向警察組成的防線。防線終於被沖垮，騰出三米寬的通道。警察退到馬路北側，他們排成單行隊列向西撤退，行進步伐整齊。

一位南韓商人的汽車在長安街上受阻，他目睹了這一幕，很有感觸地說：這是世界上最文明的遊行，中國學生了不起，中國警察也不起。

六部口的十字路口，上千名警察組成人牆，交通完全堵塞，連自行車也擠不過去。臨街樓房的窗口都成了觀察的好地方。行道樹上、交通標幟牌上、廣告牌上都爬滿了人。16時，北京中醫學院的隊伍向府右街南口走來，本來中醫學院學生不打算參加今天的遊行，但早晨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說北京中醫學院學生堅持上課，這反而激怒了學生。他們當即決定組織遊行。舉著的一塊標牌上掛著一雙皮鞋和一雙膠鞋，並寫著：“皮鞋不是膠鞋，膠鞋不是皮鞋”。

防線被衝破。南長街的封鎖線在十分鐘內即崩潰。一些軍人奉命跑步前來增援，已無濟於事。遊行隊伍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許多市民向廣場跑去。廣場上和長安街上已聚集了大批群眾。一些人站到隔離墩子上好看得遠一點，有警察推他們下來，人們高喊：“不許打人！”

歷史博物館前停了25輛軍車。許多群眾爬上車去，並喊：“解放軍走開！”“丟人！”“回去！”

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後，因進入廣場的路被軍警所擋，便在金水橋邊坐下休息。天安門東側有人在喊：“應該繞場三周！”這時，原在人民大會堂前席地而坐休息的軍警都站起來到馬路邊去。

學生的遊行隊伍，未能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前休息後向西走去。

經過北京飯店時，那兒有五六排警察貼牆而立。學生喊：“人民警察愛人民！”警察或微笑，或鼓掌。

17時53分，隊伍經過東單北京電話局營業廳。據估計，每5分鐘過50排學生，每排約10人。過東單後，學生已疲憊不堪，只要隊伍因各種原因停止前進，馬上就有一些人坐下休息。但學生們仍喊“加油”以鼓舞士氣。隊伍從《北京日報》社門前經過時大家的情緒又高起來，學生們高喊：“北京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臺，顛倒黑白；光明日報，一片漆黑；工人日報，為民開道；向科技日報致敬！”隊伍經過建國門立交橋時，橋北路西一座樓房有人燃放鞭炮，引起一陣掌聲。

同時，建國門立交橋邊群眾圍住五輛軍車，人們激動地喊：“你們當兵的，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們敢動學生一根毫毛，我們絕不饒你們！”一位學生向群眾出示北大的學生證，並向人們作揖，說：“大家讓他們過去吧，士兵是無辜的。”於是人群中讓出一條通道。一位警察過來打算指揮人群，被人們轟了下去。幾個小孩子爬上軍車，說裏面有槍有子彈。

學生隊伍繼續向北行進。幾十位北醫女生喊口號：“治病治本，對症下藥”。

遊行隊伍沿二環路北行。夜間10時，安貞橋上除送學生的車外，其餘車輛禁止通行。

為避免衝突，今天學生的口號和橫幅措辭作了很大調整。除上面記載的內容外，還有“請願不是動亂”、“抗議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任意歪曲學生運動”、“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光明日報，沒有光明；北京日報，胡說八道；科技日報，為民開道”、“向正義的《農民日報》致以崇高的敬禮——首都高校全體正義的愛國學生”等等。有一面橫幅是一塊方格子床單，上面滿是窟窿，並書“公道”二字。一面巨大的橫幅上書以下字樣：原告 首都高校全體學生，被告 人民日報，起訴理由 誹謗誣蔑罪，案情……”

另有消息，今天上午呼家樓十字路口有幾十名警察和幾十名戴“工人民兵”紅袖章的便衣分別把住馬路南北兩側及中間隔離帶。

根據統計，參加今天遊行的高校計38所，學生3萬餘人。遊行持續15個小時，行程60公里。

4月28日，星期五 晴

今天人們仍在談論27日學生遊行的情況。昨天的遊行示威是和平進行的，沒有出現暴力行為。大家希望這能預兆事態得到良好的解決。各報均報導昨天學生遊行的消息。《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強調“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會的穩定”。美國之音報導了北京學生遊行的情況，說隊伍經過天安門出建國門，在使館區附近北上，然後解散。有消息，中共上海市委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的職務，並派遣5人組成的整

頓領導小組進入報社。《北京日報》刊載，4月19日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85屆女生郭向東與同學上民族文化宮禮堂觀話劇後騎自行車回校，途經大糖房胡同時被電車壓傷致死，謠傳警車軋死遊行學生不實。

4月29日，星期六 晴

今天下午2時30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和中共北京市委兼祕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受李鵬總理的委托，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會議室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代表對話，據說其中41人的代表性、4人的合法性成問題。袁木表示：《人民日報》社論所謂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不是針對廣大同學說的。他說廣大同學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希望推動民主化進程，深化改革，懲治貪污，克服腐敗，這些希望同政府的願望是完全一致的。他說作為國務院工作人員不便回答胡耀邦問題，因為這是黨內問題。一會兒又以黨員身份談了個人看法，他說由於歷史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包括由於我們反對自由化不堅決，以及實行對外開放以後的一些消極影響，所以帶來了相當嚴重的黨風不正的問題。學生提出懲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設、發展教育、新聞報導及學生罷課、遊行、學生運動性質等問題。袁木表示不承認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他說對遊行政府總要有所表示吧，不然誰都可以隨便上街遊行。何東昌說既然你們擁護共產黨，那還遊行幹什麼，還說對學生的行動既往不究，聞言學生中有人鼓掌。袁立本在談話中稱圍觀遊行的群眾為閒雜分子。中國政法大學一位代表講話較有邏輯性，但此人未參加過學生運動。今晚在電視中看到這場對話的錄影。得出的印像是，參加對話的官僚不是與學生代表處於平等的地位，而是高高在上，時時以教訓的口吻講話。因雙方意見分歧太大，對話當然不可能有結果。

4月30日，星期日 晴

到北京醫科大學D教授處取一份材料。討論完工作後不免談到學生運動問題。他告訴我全校教師其實均心向學生。我在校園內見到許多大字報和小字報。生化樓對過的布告欄上有學生自治會貼出的號召選舉對話代表的通告。一張大字報寫著：“北京警察以實際行動慶祝希特勒誕生一百周年，1889/4/20——1989/4/20”。二號樓前貼著標語：“任傑，你是北醫的恥辱！”一張小字報上寫著：“北醫紅，任傑生，北醫出了個任老兄，你為北醫謀幸福，你給北醫掙罵名，呼嚕嗨嗨，你是北醫的大臭蟲。”我從學生處知道，任傑是北醫學生會主席，也參加了29日與袁木等的對話，想是他說的話違背了同學的要求。又有一份小字報駁斥《北京日報》的一段報導。該報導稱北醫某學生抱怨說：“我可想上解剖課了，他們（指罷課學生）不讓上。”小字報指出報上所說的那天根本沒有解剖課，並展示課程表為證。一份小字報記錄了學生門對罷課的

不同看法。一張署名“自由人”的大字報認為自己有上課的自由，“爭取自由”的同學不應妨礙他人上課的自由。隨後我拜訪 Z 教授，他告訴我宣佈罷課後同學們將教室的大門用鎖鎖上，教務處派人把鎖鋸斷，打開房門。新聞報導，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訪問北朝鮮後今日回到北京。

5 月 2 日，星期二 晴

今日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開會。從街頭的大字報知悉，下午北京部份高等學校學生 70 餘人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接待室，遞交一份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請願書，提出對話的基礎：對話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政府方面參加對話的成員，級別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以上，了解國家各種事務及具有決策的權力；對話過程必須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並聲明希望在 5 月 3 日中午 12 時以前予以答復，若屆時得不到答覆，則保留在 5 月 4 日遊行的權利；關於第一輪對話，則建議 5 月 4 日上午 9 時在北京師範大學進行。消息說，今天上海有近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天津、瀋陽、吉林、湖南、武漢、上海、香港、深圳的一些大學生今日到達北京表示聲援。

5 月 3 日，星期三 晴

大學生繼續罷課。上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何東昌、袁立本以及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口出席。袁木批駁學生於 2 日提交的請願書，說有極少數人在替學生出謀劃策；說不希望再看到影響社會穩定的遊行示威。上午，天安門廣場周圍有軍警實行戒嚴，約萬名青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宣誓。天安門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內彩旗招展，數萬名青年在此聯歡，紀念五四青年節。下午，100 多名記者在北京阜成門內的魯迅博物館舉辦聲援《世界經濟導報》討論會，並通過一份致中共中央的請願書，要求撤消上海市委對《世界經濟導報》的決定。因為當局拒絕了學生提出的對話條件，下午北京高等學校自治聯合會在北京師大物理樓開會，47 所高校的學生代表參加，討論了明日是否遊行的問題，以 41 票贊成，5 票反對，1 票棄權通過決議，以遊行的方式抗議袁木藉口對話來欺騙人民，抗議中共上海市委干預《世界經濟導報》的違法行為。各校出現題為《五四行動》的傳單。美國之音廣播：因為領導部門未對學生的要求作出答覆，學生決定於明日遊行。

5 月 4 日，星期四 晴

今天是中國的青年節。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生為反對二十一條而罷課遊行，掀起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中提出要科學、民主的口號。五四運動發生至今已經七十年，但民主和科學在中國依然缺乏。我們決定今天不工作而去觀看遊行。

早上8時我與B君一同騎車到4月27日北航學生與武警相持的學院路知春路口去。見二三十名北醫學生手舉校旗在路邊集合，但見不到警察。經過中國政法大學，見大門內停放著多份標語牌，上書憲法和《鄧小平文選》中的若干引文。在北京郵電學院門口見一部份學生正沿著馬路向北行進。我們沿學院南路東行，到北京師範大學，見校門前已有許多群眾等候著。十字路口南側人行道上坐著二百多個男女警察。我們折回四道口五叉路口，這兒學生遊行隊伍正與攔阻的警察相持，沿學院路南行已不可能，我們返身再回新街口外大街，南行上二環路向西，下西直門立交橋再上學院路。見隊伍已沖開防線，正在向二環路行進。

這次遊行組織得更好，有許多學生騎著自行車開路，隊伍兩側學生手拉手組成糾察線，無學生證者不得進入。又有一些同學分散在路旁群眾中，在衝破封鎖線時帶頭吶喊，並鼓動群眾為隊伍鼓掌。我們掉轉車頭騎過西直門立交橋，橋上橋下站滿了群眾，遊行隊伍一到，群眾熱烈鼓掌，手持相機攝影者甚多。學生隊伍以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旗為先導，中國政法大學校旗隨之。我拍了幾張照片即向阜成門騎去。該處一個警察也見不到（後來聽說警察還是打算到此阻擋學生隊伍的，但為群眾自發地攔住，未能到達現場）。我們便經復興門橋上長安街。

今天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有47個代表團出席，臺灣的郭婉容女士參加會議。昨天北京市政府即已宣佈今日禁止行人進入天安門廣場，車輛亦不得進入廣場西側路，今天一早軍警即在廣場周圍實行戒嚴和交通管制。上午，萬名新加入共青團的青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宣誓。天安門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西側的中山公園以及圓明園、官園內數萬青年參加遊園活動。

今天天氣甚熱，中午氣溫高達30℃。我們騎車到此時廣場上只有幾名肩負攝像機的外國人。我們又沿長安街向西行走。一路上人行道上和馬路中都有許多群眾向遊行隊伍的來向翹望。走到民族文化宮時才見隊伍過來。我們將自行車停在路邊，站上分隔快車和慢車的隔離墩。不知為什麼隊伍在此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方繼續前進。就在這時我們遇到好幾位同事。隊伍向東進發。我們把自行車騎到西單，路上已人山人海。我們決定將車停放在十字路口的人行道上，步行前進。警察已在西單路口形成一道封鎖線，但封鎖線很快被遊行隊伍和群眾沖散。我們沖開警察後遇到同事LP，便與他一道走在隊伍前頭。

到六部口又碰到一道防線。這裏聚集了大批開道的群眾、學生，十分擁擠。一位警官攜帶步話機爬上一所民房的屋頂，為房主所阻，路上的群眾也大聲呵斥。人群喊叫著向手挽手的警察沖去。在人群中忽然發現舊日同事WG，他說已到北京四五日，來此的目的就是觀看遊行。正說話間，人群突然一聲吶喊，猛地向

前衝去，我們也被沖散。防線既已瓦解，人們遂奔天安門廣場而去。將近廣場才見B走在路上。路上觀者如堵，數不清的中國人、外國人紛紛攝影或錄影，有的錄影者還專門帶著小梯子（高凳）。一些個體車主允許攝影者和錄影者登上他們的平板三輪車。可能是因為大家知道今天不會發生流血事件，所以心情一點也不緊張，反而興高彩烈，好像來聯歡、趕集一般；這次遊行少了悲壯色彩，卻顯得從容自信。軍警的勸阻行動也好像是象徵性的。我們和許多群眾走在隊伍前邊，回頭一看，不覺好笑，隊伍的前後左右都是人流，真分不清是誰在遊行。

時間已近中午，走到天安門廣場，廣場上已進去了許多人，廣場西側路上也人來人往，禁令無人理睬。我們看見北京經濟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北京水電管理學院等高校的隊伍從東長安街開過來。各路遊行隊伍均經廣場西側路進入廣場。我和B站在廣場西側路觀看隊伍入場。人行道樹上也爬上了許多人。有一個人倚在樹幹上，一位同伴騎在他脖子上攝影，他們也被別人攝入鏡頭。不時有人將袋裝食品，如麵包、餅乾、話梅等往遊行隊伍裏扔。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還有滑稽表演。一些學校，如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著糊以紅紙的募捐箱，人們紛紛認捐，每當有人往箱內塞錢，周圍的人即報以熱烈的掌聲。今天學生遊行隊伍共分三路，東路包括經濟學院、中央美院、戲劇學院等等，因為學校數目較少，隊伍於中午12點左右即已到達廣場，隨後抵達廣場的西路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中路包括北京師大、政法大學等，人數最多，抵達廣場亦最遲。各支隊伍陸續經廣場西側路進入天安門廣場，因為隊伍到達的時間有先有後，入場式也不時暫停。群眾站立在馬路兩側，中間留出一條通路供隊伍通過。遊行隊伍所舉標語、標牌包括“勒緊腰帶爭民主”、“媽媽，我們沒錯”、“我們真累，太不公平”、“向《世經導報》致敬，向欽本立先生致敬”、“言論自由，聲援《導報》”、“結社自由，捍衛籌委會”、“支援改革，反對倒退，貪污腐敗，懲辦不殆，特權衙門，必須治罪”、“全國高校，聯合起來”、“德先生，你好，Hello, Mr Democracy”、“To be or not to be”、“發揚五四，爭取民主”、“難道還要等七十年”、“七十年太久，只爭朝夕”、“十數萬不多以表民意”、“給我們一點民主吧”、“欽本立同志，我們向您致敬”、“袁木求愚”、“袁木袁木，欺騙有術”、“對話對話，平等對話，沒有誠意，等於空話”、等等，一張標牌上寫著“誓死捍衛民主”，其中“民主”二字用紅色書寫。

一位學生用話筒宣佈：許多外地學生專程來京支援。大家看到隊伍中出現煙臺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工學院、河北師範大學、復旦大學、深圳大學、中山大學、吉林大學、山西財經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以及北大作家班、北大碩士生、博士生和北大青年教師等橫幅，北大分校、北京聯合大學和？功學院等學校均參加了遊行。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是乘飛機到來，而許多天津學生則是騎自行車來京，滿頭大汗的自行車隊從群眾夾成的通道中通過時，群眾熱烈鼓掌歡迎。直到下午3點所有隊伍才全部進入廣場。據新華社報導今天有約二萬名學生參加遊行。

學生全部進入廣場後，我們感到又渴又餓，便決定找個賣食品的地方，但一直走到前門才買到飲料和糕點。廣場西側路南端有許多警察在阻止車輛通過。

前門地區 的飲食攤店生意十分興隆。我們匆匆解決了飢渴問題，便趕回廣場。聽見廣場南側毛澤東紀念堂後有喊口號的聲音，便往那兒走去。

這是記者的遊行隊伍，上午，數十名記者在大門緊閉的新華社大門前集合，舉著“首都新聞工作者”的橫幅。到下午2時15分，人數已達200人。這隊人便離開新華社，經民族文化宮向西單行進。在民族飯店門前“集團”圍觀一個多小時。人數增加到約500人。隊伍繼續向天安門廣場前進，在廣場繞行約一小時，卻沒有進入廣場中央。他們舉著的橫幅和標語和所喊口號有：“嚴正抗議上海市委撤銷欽本立職務”、“首都新聞界要求洗刷恥辱”、“我們愧對人民”、“我們的筆不能寫我們要寫的，我們的嘴不能說我們要說的”、“新聞要說真話”、“新聞屬於人民”、“開放報禁”等等。《科技日報》記者喊的口號是：“不要逼我們造謠，我們想講真話，逼我們也不造謠”等。群眾對他們報以熱烈的掌聲。新聞工作者的隊伍離開廣場後又遊行到新華社去。

記者還在紀念堂周圍遊行時，我們回到紀念堂北側，這時高自聯領導人周勇軍剛宣讀完《五四宣言》。《五四宣言》說：“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門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學子，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偉大的篇章”、“這次學運是‘五四’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學生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史無前例、極其成功的。學運的成績還表現在一大批高年級的學生和研究生成為了學運的領袖，使整個行動更為成熟，更為理智。”“由47所高校代表選舉產生的‘學生自治聯合會’是一個全新的組織，它對日後的民主改革肯定會大有意義，起到推動作用。”《宣言》宣讀之後，“高自聯”宣佈明日各所高校復課。隨後各校隊伍陸續退場。群眾也向各個方向散去。

我們本來打算到前門地下鐵道車站坐車到宣武門，但地鐵車入口的鐵門鎖著。我們從二環路步行，到宣武門再折向北。到西單取了自行車，B君發現他的車胎沒氣了，便到一家小修車鋪去。我扶車在門外等候，只見一支遊行隊伍從北向南而來。一家個體服裝店老板急忙將掛在門外的衣服摘下收回。隊伍過來時，一位餐館的女服務員走到街上鼓掌歡迎。我進修車鋪看看，B君向我使個眼色，車鋪老板在埋怨遊行影響交通，而且不解決什麼問題。

進家門時E也已經到家了。E為未能親見遊行而遺憾。我告訴E，遊行隊伍正在返校，如果現在出去還可以看到，E很想親眼看看，我們上自行車趕往學院路，沿路尋找隊伍。見到學生隊伍陸續從南返回，有的騎著自行車；聽說還有的坐公共汽車回來。北京郵電學院的留校學生候在校門口向返回的學生致意。回來的學生說，遊行隊伍所經之處，市民和賣冰棍的小販不斷將冰棍送給他們。一小隊一小隊學生拖著疲乏的步子往回走，走到北郵門口時許多人席地而坐休息。已經到家的北郵學生向其他學校的學生道別後進校。並向繼續前行的北航學生大聲喊道：“北航再見！”一位市民對休息的學生說：99%的市民支持你們。

今天下午6時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消息說，中共中央書記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和亞行高級官員時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們對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

觀態度。”提到學生運動時他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 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中也播送同樣的內容。

據有關信息，今晚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學校的學生決定明天繼續罷課。

另據統計，4月15日學潮開始至5月4日有800瓶牛奶和1000噸生活用煤未能及時送到用戶手中。

5月5日，星期五 晴

今天讀報，《人民日報》頭版用大號字刊載趙紫陽昨日接見亞行理事會年會部份代表時的講話。該版下方配有該報記者編發的消息“首都高校師生歡迎趙紫陽講話”。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70周年”的報導中，以肯定的口氣報導了北京大學生大遊行的消息。上午，北京大學三角地有人貼出題為《緊急通知》的大字報，反對復課。下午6時，三角地又貼出北大“籌委會”的《復課宣言》，表示同意復課。不同觀點的學生展開了辯論。夜23時40分，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籌委會緊急通知”，要求5月6日繼續罷課，對是否復課要求各宿舍開展討論。

5月6日，星期六 晴

今天的《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一段消息：“首都高校昨日起陸續復課，趙紫陽講話引起積極反響”。中午北京大學學生在三角地就是否復課問題進行辯論，隨後進行問卷調查，1268張問卷中百分之六十四點二贊成繼續罷課。下午一份有23所北京高校學生署名的《北京高校對話團請願書》由4名學生代表遞送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

5月7日，星期日 晴

今天局勢相對平靜。聞北京大學三角地有民主沙龍活動。我們也整天在家中忙於工作。

5月8日，星期一 晴

中關村路口貼出題為“北京大學籌委會關於復課的條件”的大字報。所提復課條件為：1、要求《人民日報》就4月26日社論公開糾正錯誤之處，給整個這次學生運動重新做公正客觀的評價。2、要求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3、要求國務院立即公佈調查官倒的統計數字，成立調查官倒小組，著手懲治官倒。4、要求立即給《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復職。5、要求重新審查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各高校內的討論仍在繼續。23時，北京大學200多名學生舉著“堅持罷課，決不罷休”、“為民主忍痛罷課”、“爭自由求助恩師”等橫幅在教師宿舍區遊行。

5月9日，星期二 多雲

下午4時多，在學院路上遇大批學生騎自行車從北向南進發。打著“聲援新聞界的良心”、“聲援欽本立先生——中國的脊梁”等橫幅，並呼喊“新聞記者，為民說話，爭取民主，不用害怕”等口號。原來今天下午2時許，約200名北京的記者到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青年報》記者李大通作為代表遞交了一份有北京30家新聞單位1013名記者簽名的聯名信件，要求“就中國新聞界近期發生的事情，與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進行一次對話”。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的1500名學生騎車遊行到此聲援，向全國記協提出：現在新聞不客觀。接著，學生騎自行車到人民日報社門前靜坐示威一小時。

5月10日，星期三

下午4時許，又見大批學生騎自行車進城。所舉橫幅、標語有“聲援首都新聞工作者”、“新聞要說實話”等字樣。據統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十一所高校有1萬名學生舉行騎車遊行。他們到中央廣播大樓、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等新聞單位的門前高喊口號：“新聞自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等。

5月11日，星期四 多雲

連日工作忙甚。聞北大等學校內大字報甚多，但無暇前去觀看。

5月13日，星期六 晴

因事經北京醫科大學校園，見布告牌上有張題為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大字報云：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學生將於今夜起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號召北醫學生組成救護隊，要求救護隊員身穿白大衣，臂纏紅十字袖章，攜帶急救藥品，今天下午3時在六部口集合，4時到達廣場。回家逢F出差來京，他說適才從北京火車站下車，搭公共汽車經過天安門，見沿路電線杆上和牆上貼著許多傳單。他說北京學運的消息已傳遍各地，有些人對此不甚理解，而有文化的人多表示同情。有消息說，今日趙紫陽與首都鋼鐵公司的工人談話時，要求大學生不要在戈爾巴喬夫來華之時遊行，不要做有損國家尊嚴的事。

5月14日，星期日 晴

上午我們的話題離不開學生運動和今天的學生絕食行動。午飯時按慣例收聽“午間半小時”節目。節目在播送過程中突然中斷，播音員虹雲報告最新消息：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和尉健行將於今天下午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這幾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數次與5月6日遞交情願書的學生商談有關對話的事宜，沒有結果。昨天又表示將於5月15日與學生代表對話。這些表示均毫無誠意，自然不受學生的歡迎，終於釀成絕食行動。可能當局有些著急，所以匆匆宣佈今天即舉行對話。午飯後，F與我一同騎自行車上天安門，一路上見電線杆上貼著許多傳單，我們下車觀看。有的傳單上寫著絕食學生的要求：1、承認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2、平等真誠對話；3、報紙電視如實反映。有的傳單將學生運動發生以來每天的重要事件按日列出。還有一份《絕食宣言》，內容是：

“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續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

“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

“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

“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報導。

“絕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對話。

“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5月13日下午2點出發。

“口號：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馬上對話，不許拖延！
為民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

天安門廣場人頭攢動。長安街和廣場東、西兩側路邊停滿了自行車。人民英雄紀念碑各層臺階上都站著人。紀念碑前兩根旗杆之間拉著一面黑色的旗，上面用綠色大書“絕食”二字。絕食旗前的地面上，學生糾察隊手拉手組成一個圓圈。圈中各校學生席地而坐，將絕食學生圍在中央。許多學生頭上纏著白色或紅色的布條，上書“聲援絕食”四字。各所高校的校旗迎風招展，其中北京醫科大學的橫幅上畫有一個很大的紅十字，十分醒目。北京大學俄語系的旗幟上用俄語書寫：“”。還有一張紙牌，宣告絕食持續的時間。

廣場上圍觀的市民很多，據說有三四萬人。人們圍成一個一個小圓圈，將學生圍在當中交談，談的不外民主、教育等話題。言談中人們對學生的行動均寄予同情，大家也抱怨政府不重視教育，因為政府認識到人民越愚昧便越便於統治。我同一位學生聊了一會，知道絕食團有1000多人參加，北京師範大學500人，北京大學300人，其餘各校各出一二十人不等。昨天深夜，多所高校的領導人來廣場勸說學生回校無效，只將送來的衣服留下。午夜即有十多名學生暈倒，因前半夜已有醫務人員進入廣場參與救護，所以沒出任何問題。今天凌晨2時30分，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等來到天安門廣場，試圖勸說學生停止絕食，返回學校，並送來麵包和飲料，學生卻報以噓聲。

談話間見幾支隊伍進入廣場。先是中國政法大學數十名青年教師的隊伍，他們喊著口號“學生是我們的驕傲”。接著清華大學283名博士研究生到來。北京師範大學武術隊隊員身穿運動衣，舉著“匡扶正義”的標牌。

紀念碑臺階上貼著西北大學學生的傳單：“誰是暴徒，誰製造動亂，422慘案真相”，指出今年4月22日中午500多名西安大學生抬著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到新成廣場，在西門為數千軍警推出，引起市民數萬人圍觀。下午2時，學生強行進入。4時，一些社會閒雜人士放火焚燒房屋，並與警察發生衝突，6—8時秩序大亂。這次事件中死亡6人。

這時，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的請願團400人騎自行車來到廣場，他們說今晨6時即從天津出發，途中走了11個小時，到廣場時已近下午7時。他們受到廣場上的群眾的夾道歡迎。車隊中還有許多女學生，人們呼喊：“向勇敢的女大學生致敬！”

這次絕食行動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辦公室、國務院辦公室信訪局負責人通知5月6日遞交請願書的幾名大學生，當局將於5月15日與學生代表對話。北京大學生憤於當局並無對話的誠意，決定破釜沉舟，

實行絕食。上午8時半，北大三角地貼出《絕食宣言》。9時半，北大“籌委會”廣播了“絕食行動方案”。北大部份青年教師在校內募捐，準備用捐款給參加絕食的學生“餞行”。10時半，北大絕食團100多人頭纏上書“絕食”、“絕食請願”、“不自由毋寧死”等的白色布條，在北大燕春園飯館宣誓，並飽食一頓。飯後前往天安門廣場，下午3時25分到達。以後，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北京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經濟學院、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幾所高校的絕食學生和三名上海“七人赴京請願團”團員陸續到來。4時20分，絕食人員已經聚齊。所舉橫幅有：“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不吃油炸民主”、“絕食罷課，要求對話”、“吾愛真理勝過糧食”、“吾愛麵包更愛民主”、“誓與民主共存亡”、“風蕭蕭兮易水寒”、“飢可忍無民主不可忍”。口號有：“立即對話，不得拖延”、“鏟除官倒從中央做起，從領導做起，從現在做起”。5時，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升起黑色絕食旗。5時半，絕食學生在一名學生的帶領下朗誦誓詞，絕食正式開始。6時，王丹、王超華、馬少方等三名學生領袖在歷史博物館西側臺階上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提出停止絕食的條件是：1、當局迅速與學生對話代表團舉行實質性的明確、具體、真誠的對話；2、公開評價學生運動，承認它是愛國的民主運動。北京理工大學的學生表示：“現在我們絕食，不希望有人被抬出，但政府還在拖延，恐怕是要抬人的。”入夜，各路聲援隊伍陸續來到天安門廣場。夜11時15分，清華大學數千人到達，所舉橫幅有：“永別了，媽媽”、“改革需要犧牲”等，並呼喊“反對社論，深化改革”等口號。又有百餘名學生到新華門前靜坐。

回家時天色已黑。從廣播中得知今天下午4時，李鐵映、閻明復等與學生代表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禮堂對話，未取得進展，因學生要求肯定學生運動和現場直播而被拒絕，7時半休會。又知今日有數百名外地學生坐火車來京聲援絕食，並商議成立全國高自聯。

5月15日，星期一 晴轉陰

一早與A、B一同先騎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一路上見到許多學生也在騎車前往，有的人帶著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旗或系旗。到廣場見絕食學生的糾察圈已向東移動，廣場西半側騰出，並已打掃乾淨，為歡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作準備。廣場上圍觀的群眾很多，我們登上紀念碑的第三層臺階，廣場上的景象便一覽無遺。各學校的聲援團正陸續進入廣場，在廣場東側席地而坐。他們舉著的橫幅、標語有：“歡迎您，戈爾巴喬夫”、“戈氏民主改革的勇士”等。這兒卻滿地碎紙、塑料袋等。紀念碑上新掛一條橫幅：“聲聲怨”。見一支隊伍，約數十人，舉著白色橫幅“北京市民聲援學生”進入廣場。我們逗留了一會，便回去工作。午飯時從“午間半小時”節目得知楊尚昆今天上午到首都機場迎接戈爾巴喬夫，本來預定在人民大會堂門前舉行歡迎儀式，但因天安門廣場為絕食學生所佔，儀式改在機場舉行。

下午，我與A再次到天安門廣場去。見上午掛在紀念碑上的“聲聲怨”條

幅已移到紀念碑前的旗杆上。廣場南側，中央美術學院學生舞著一條巨大的藍色橫幅：“門前連日動地聲，千呼萬喚是民情，莫謂學生不足論，滿懷憂患九州同，健全法制唯民主，清除腐敗立新風，治國貴民誠以信，何患天下不太平”繞場而行，很受歡迎。

廣場上群眾和學生很多。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一條橫幅上還寫著俄語字樣：“”。

聽說上午9時廣場上成立了絕食指揮部。下午1時30分，絕食指揮部舉行新聞發佈會，指揮部負責人對記者說，要求很簡單，就是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承認它不是動亂，可是至今沒人講這句話。又聽說有學生準備自焚，為師生們所勸阻。

今天上午8點半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北京高校50多名學生在政協禮堂與李鐵映、閻明復等對話。一些學生要求對學運作出正確評價。閻明復說我除對4月27日和5月4日兩次遊行未經批准這點表示遺憾外，對整個學生運動的主流是肯定的，但對這期間出現的一些問題也感到憂慮，絕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們的形像。我希望同學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是有理智的。李鐵映說：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在多次講話中肯定了廣大同學的愛國熱情和善良願望，但目前事態在進一步擴大，有些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希望同學們用冷靜、理智的行動，讓時間和實踐對學潮作出評價。座談進行了近3個小時。中共和國家領導人未能勸說學生停止絕食。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在廣場東側作演講，聽眾越來越多，後來的人要求前面的人坐下，於是人們席地而坐，圍成一圈。一位身穿綠色軍衣、光頭、戴眼鏡的學生站在圈中侃侃而談，他說：我是四川人，家鄉目前正在受災，但沒有時間去信，而且學生發出的信件常常被截，到達目的地時往往有殼無信。前幾天我到郵電局發電報，不敢說自己是學生，只說是團中央的，人家問是哪個部門的，我回答是燒鍋爐的。《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發表後，自認為是要坐牢的，於是乾脆把頭髮剃光了。四川人不歡迎老鄧的做法，要開除他的省籍。隨後另一位學生講話，他說：我夢見鄧小平和李鵬，我問他們中國的教育情況如何，回答是好極了，我們的子女都在名牌大學上學。我又問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如何，他們說好啊，我們在國外都有存款。聽眾不由大笑。

我們轉到紀念碑南側，那兒也圍著許多人，一些人在自發地演說。一位壯漢自稱是工人，工人支援學生運動，並引用魯迅雜文的句子。一位湖南人也自稱工人，說他43歲，可以代表岳陽地區460萬人民表示對學生運動的支持。他說目前政治腐敗，應當認識到人民是母親，黨是兒子，兒子慣壞了，就要教育他。這時天氣變得陰沉，刮著小風。長安街上出現一支隊伍，約有三四百人，所舉橫幅上書“北京市民聲援團”。聲援團用擴音器呼喊：“我們是北京市民，組成萬人聲援團，願參加者請跟在後面！”

下午1時，北京高校的中青年教師、中青年科技人員、市民等從西、北、南三路前來，在復興門集合；1時40分，3萬名知識分子打著“中國知識分子”

的橫幅 前往天安門廣場。隊伍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師為前導，還包括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 60 多個單位，共打 著橫幅、旗幟 150 多面，如“北大教工與同學同在”、“權利屬於人民”、“無愧我心”、“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報禁不除，官倒難除”等等。4 時許，知 識分子隊伍到達天安門，向絕食學生表示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嚴家其、包遵信、詩人徐剛、電影《老井》編劇鄭義等對絕食學生發表演說，說你們教育了我們，是 我們的老師；被人看不起的臭老九站起來了；我們願意和同學們一起度過困難時期。今天來廣場聲援的還有作家出版社編輯。

傳說從張家口調來 38 軍和 65 軍；38 軍受命到天安門廣場清場，但拒不受命。

今晚楊尚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戈爾巴喬夫。6 時許我們到人民大會堂周圍去看看。在人叢中遇到相識的 L 醫生和他的女友。大會堂南側圍了許多人，這兒大批武裝 警察面對群眾坐在地上。一位年輕人攀上一座崗亭，站在崗亭的窗臺上，手扶著崗亭的屋檐張望。旁邊的群眾喊他下來，說：你不要給學生栽贓了。年輕人只好下 來。在人民大會堂東門，有人打算往門裏沖，被學生所阻。

天氣越來越陰，也頗有涼意。事態也沒有什麼發展。8 時，天安門廣場的五星紅旗降了下來，一些群眾觀看了降旗儀式。觀看降旗之後，我們動身回家。長安街上交通正常，新華門前十分平靜。一路上，騎自行車來往的學生不斷。時見救護車鳴笛急駛而過。據統計，暈倒的學生有 87—90 人。

我們注意到這兩天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中國際新聞增多，而且重要的國際新聞往往置於靠前的位置，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也不那麼涇渭分明了。

5 月 16 日，星期二 晴

上午接待約好的來訪者。聽說下午三時有 11 名學生準備自焚。大家聞之甚為焦急。又聽說職工在會議室開會討論遊行聲援問題。於是趕到會議室，討論早已開 始。我見與會的有各部門的工作人員，有中共黨員、也有非黨員和民主黨派成員，多為平素積極正直的人士。大家表示如果學生果真自焚，則事態將不可收拾，而且 將對中國的形像帶來極壞的影響，所以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

討論結果是決定下午上街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勸止學生自焚並強烈要求當局立即出來對話。H 以領導人身份與會，並發言說：同情學生，不一定非上街遊行不可，不過你們一定要去我也不能反對，只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得到消息，許多單位今天都要遊行；北京師範大學原定與 5 月 19 日舉辦教工運動會，現在決定將運動會改 期，原報名仍有效。午飯後人們集合在會議室作準備：找硬紙板和木板製作標牌，書寫標語，撕白布條等等。有人找來一幅白布，在上面寫著

某某單位聲援學生的字樣。準備停當後大家紛紛下樓出發，約好在立交橋上集合。於是有人騎自行車，有人坐公共交通車輛，各自散去。

2時許，我騎車抵達集合地點，捷足的人已經先到了。A等也騎車來到。我們將自行車鎖在路邊，那兒早就停滿了自行車。橋上街上都站滿了人，橫幅、標牌到處都是。來遊行的在電影界的隊伍中我還見到熟人。看看人已到得差不多了，便整隊出發。黨委委員I當仁不讓地擔當領隊。許多人領得一條白布，用來纏在額上。這種做法不知是否從日本人處學來，大家都覺得很有趣。後來見到許多單位的遊行者也頭纏白布條，有的上書“不沉默”，某君頭上纏的布條上面更大書“救命”二字。有幾個人為回來時的方便推著自行車隨行，如果他們能預知後來的情況就不會這麼做了。大多數人則是步行。各路隊伍陸續向天安門方向進發，希望在3點以前趕到廣場。馬路兩邊盡是圍觀的群眾，人們向遊行隊伍鼓掌歡呼，見到民主黨派的隊伍時歡呼聲更烈。一些群眾自發地把裝在紙盒裏的冰棍送到遊行者的手中，我在這一路上就吃了兩根冰棍。在行進途中不斷有人加入我們的隊伍。

走到人民大會堂北側時，見中央戲劇學院學生糾察隊在馬路邊圍成一個大圈，幾位學生在此絕食，躺在水泥地上。糾察圈南側有一塊巨幅白布，上書“吶喊，救人”，還畫著一個裸體男子的右側像，男子張開雙臂，一個裸女正面跪地，向天高舉雙手。一面白色橫幅上書這幾位學生絕食的小時數。到了廣場注意到那兒早已聚集了許多人。聽說準備自焚的學生已被勸止。遊行隊伍到達時人們讓出一條通道，隊伍在鼓掌聲中進入廣場。各路隊伍到這兒後便解散，許多人興高彩烈地在自己所帶的橫幅前攝影留念，許多群眾也紛紛為遊行者攝影或錄影。隨後大家自由活動。一位外國女記者過來與我們交談，說她是美國人，現在為一家西班牙新聞社服務。她問我們遊行的目的是什麼，學生的要求是什麼，對形勢如何估計，工農的態度是什麼？廣場上到處是人。

絕食學生的糾察圈外被無數的人圍著。從揚聲器聽到北京郵電學院的兩位副院長將於4時30分來廣場。廣場東側各校學生席地而坐。見北大學生抬著一面橫幅，上面寫著“小平你好 北大1984”，橫幅上扯了幾個口子。聽一位來自河北的教師說對天安門發生的事許多外地人還不知情，希望回外地的人能將真情告訴他們。幾位外地來的旅遊者說這次真不虛此行。遊行隊伍還在陸續入場。其中有《法制報》、《中國青年報》、《國際商報》、《音樂報》等。中關村電子公司隊伍自稱“大官倒來了”。又見到“失足青年聲援”、“待業失業青年聲援”等橫幅。一支隊伍打著“首都農民”的橫幅，聚集了20多人，似為民工。路邊有一個飲水站，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人員所設。據統計今天聲援的有大中學教師，機關幹部，文藝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出版工作者，科技人員，醫務人員，工廠、企業人員，民主黨派機關工作人員，外地學生，工人，市民等數十萬人。工商企業參加遊行的如北京第二手表廠、獨一局菜館等。遊行者的口號非常一致，大體上是：“聲援學生，救救學生，接受條件，平等對話”。北京大學附中、七十二中、105中的師生也參加遊行。聞五中、二十七中校長也親自前來。中央民族學院三四十名青年教師組成絕食團到廣場進行絕食。一些賣食品的個體戶對學生免費供應食品，只要出示學生證就可領取。我注意到歷史博物館房頂上掛著上書“真誠對話”的大條幅。天安門廣場對著歷史博物館處的欄杆上掛著一

麵條幅：“北京印染廠聲援學生”。

聽說至今絕食學生已暈倒300多人。又知凌晨0點35分，廣場上廣播了中共中央辦公室、國務院辦公室領導人對絕食學生的講話，大意云：當前中蘇高級會晤已經開始，希望同學們以大局為重，不要做有損於國家尊嚴和利益的事情。解決問題需要時間，需要穩定的局面。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對絕食同學的健康十分關心，希望同學們停止絕食，儘快返校。我們也希望學校領導、老師、家長做好勸說工作，動員同學們回校。這內容反覆播送數遍。播完第一遍後學生們即報以噓聲，並高唱國歌和國際歌，呼喊口號：“不是動亂，必須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

在回去的路上見長安街上人車混雜，交通堵塞，連自行車都很難通過。那些推著自行車隨隊遊行的人此時才後悔不如步行。新華門前圍了許多人，人叢外有一些人站在自行車的後衣架上往裏觀看。我們擠進去看，只見十幾個學生面向大門蹲著，背上別著紅色的布條，一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人站在門口對學生講話，人多聲雜，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學生的兩側，門前八字牆的前方也蹲著一排武裝警察，他們身後又站著兩三排武警，武警身後又是學生。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位30多歲的和尚，身披黃色袈裟，手執法鈴，站在人叢中說些什麼。我們看了一會，不見什麼進展，便從人群中撤出。但沒走出多遠，就聽到後面傳來歡呼聲。便又折回新華門前，那兒只剩下5名學生，餘人想是入內談判去了。一路上仍有許多遊行隊伍向廣場方向走去。馬路邊和立交橋上盡是人，在鼓掌、歡呼。群眾自發地在路邊建立多個飲水站，用杯、碗盛水供過往的學生和遊行者的飲用，連小孩子也來幫忙。一位老婦人說：“我從早上6點就出來，溜溜地走了一天。”路上自行車絡繹不斷。其中有許多學生騎車來接夜班。又見幾輛三輪車送來食品、鐵鍋、柴禾。

回家後得到的信息有：下午3時45分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方交通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農業大學等高校的10名校長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當局迅速與學生對話以平息事態，希望廣大同學、教師和社會各界人士，本著對參加絕食同學的生命健康負責，對國家前途負責的共同努力，引導事態向著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不要使同學們付出不必要的代價。此信於下午6時許在電臺播出。各高校負責人、政協委員、民主黨派負責人今天都努力用各種方式勸止絕食，呼籲對話。下午5時40分閻明復來到天安門廣場對絕食學生講話並致慰問，他說：“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未來是你們的，改革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這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你們的要求的達到。為了中國，為了促進改革，促進民主，你們要愛惜自己，你們沒有權利傷害自己。”“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要為國家保存我們這些力量，保存你們自己。不是為了你們自己，甚至不是為了你們的家長，而是為了我們的國家。你們的精神已經感動了全國，贏得了民心、黨心。你們以自己英勇的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會很快對整個局勢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斷。希望同學們在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我希望同學們，特別是在廣場絕食的同學們，能夠到醫院去，能夠回到學校去。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

話不相信的話，我願意做你們的人質，與你們一起回到 學校去。他講話時動了感情，聲音哽咽。

電視新聞報導，趙紫陽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共的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聽說今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有接待戈爾巴喬夫的活動，有人要衝入大會堂，這些人均為市民中的痞子。學生糾察隊在此維持秩序，一些絕食學生躺在門前的臺階上，說要衝就從我們身上壓過去。

到半夜，暈倒的絕食學生已達 6 0 0 多人。許多學生經治療神志恢復後立即回廣場繼續絕食。

5 月 1 7 日，星期三 晴



自學生絕食以來，接送因絕食病倒入院治療的救護車絡繹不斷地在街頭開過。幾乎全市的每一個角落均可聞及撕人心肺的救護車笛聲，尤其在寂靜的深夜。這聲音 令人感到不安。絕食成了這幾天人們的中心論題。電視新聞節目亦以學生絕食為主要內容。連平日極少看早間新聞的上班族也每天按時收看，希望看到問題和平解決 的消息，但結果總是失望。今天的早間新聞中播出幾位母親含淚強烈要求當局迅速對話以避免事態惡化的鏡頭。路上騎自行車帶著校旗的學生終日不斷。辦公室裏人 們也在熱烈談論，工作幾乎難以進行。聽 I 說 4 0 年代後期在交通大學上學時參加過學生運動，學生曾闖進上海市長吳國楨的辦公室，吳國楨也接見學生，連哄帶 勸，雖然沒有解決根本問題，但表面上態度還是很好的。今天各界遊行聲援的隊伍整天不斷從大街上經過。北大 H 君告訴我，其長女在美國留學，曾來長途電話，云 留美學生、學人發起聲援；另一孩子在絕食隊，我問幾天不食，對身體有無影響，答曰此事本系真真假假。中午 1 2 時，中國民主同盟主席費孝通、九三學社主席周 培源、民主建國會主席孫啟孟、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等四個民主黨派領導人共同致函趙紫陽，表明“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 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

下午 1 時半許，同人們自發集合起來步行前往天安門廣場。天氣熱甚。途中陸續有人加入隊伍。一路上，群眾送汽水、冰棍、冷水者甚多。不斷有一支支隊伍來自 各個方向。據統計從上午起聲援的隊伍開始來到廣場，人數達數十萬之多，其中包括參加遊行的有國務院各委局，民主黨派，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所屬一些 研究所，文化界，文藝界，法律界、宗教界，出版界，報社（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央電視臺，大學教師、中小學師生（如東直門 中學），科技人員，醫務人員，個體戶，郵電、飲食、商業、市政等部門的職工等。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幹部”的橫幅。在“公安大學”的橫幅下有 2 0 多名師 生。西單商場、北京百貨大樓職工也來聲援，聽說該兩大商場已關門，不知確否。釣魚臺國賓館、人事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人員也來聲

援。聞凌晨3點即有北京市民、個體戶、工農商聲援團抬著橫幅進入廣場。上午9時後遊行隊伍大批到達，持續至天黑。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大學、華北電力學院等高校的學生一萬多人亦聚集廣場。見遊行所舉橫幅標語有：“學生絕食，我們心疼”、“打倒貪官污吏”、“要廉政，要民主”等。還有一些標語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和李鵬，如“李鵬下臺，謝國安民”。有人用竹竿挑著一個小玻璃瓶，以喻小平。有人挑著一面小竹帘，上書“帘政”。

隊伍解散後我們在廣場逗留一會才離開。經過人民大會堂北側，中央戲劇學院學生絕食處，聞這些學生從今天下午3時起因當局無明確答覆而開始絕水。昨天學生直接躺在地上，現在人們給他們準備了褥子，上支白布帳篷，地上灑了水，放著大塊冰塊。現場還守候著救護車和醫務人員。白色橫幅上公佈著“5：45 p m 絕食106小時，絕水3小時”的字樣。

長安街上已由北京科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的學生組成糾察隊在維持秩序。糾察隊隊員相向而立，夾成一條通道。這條通道被稱為生命線，救護車在此往返不息，車上均貼著或寫著聲援或支持的口號，車內的醫務人員向路上群眾伸出食指和中指形成“V”字形，群眾亦以同樣的方式回答。救護車經過頻率最高時不到一分鐘即開過一輛。有一位年輕人騎自行車試圖強行從生命線通過，被學生糾察隊員所阻，周圍群眾亦大聲斥責。

經過新華門時，見該處有北京科技大學的糾察隊，還立著寫有“理智、冷靜、克制、秩序”字樣的白色紙牌。六部口交通堵塞，卻無交通警察指揮。我們從車輛間穿了過去。A說方才看見一輛小臥車硬擠進車輛之間的一個縫隙中，而這兒根本不可能通過，似乎是故意阻塞交通，可惜未記住該車車號。在西單公共汽車站上有一些學生在等車，聽說現在公共交通車輛只運送學生而不載客，但也接送參加遊行的人，我們也一同上了車。換車後聽乘客們議論，想不到一小撮人居然將全市人民發動起來了。有一位乘客說，某學生家在外地，他接到家長來信，反對他參加遊行，家長在信中說如果學生參加了遊行，他們便要上吊，但不知下文如何。大家感慨地說不知怎的這幾天社會風氣一下好了起來，連小偷和吵架的人也少了，如果有人出言不遜，眼看要發生吵架，旁邊的人就會說：都什麼時候了，還吵架！

得到一張油印的傳單《中國知識界五一六聲明》。這是昨天北大三角地召開的中國知識界新聞發佈會上宣讀的。內容如下：

“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國人民心中永遠是一個專制與黑暗的象徵。二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歷史終於到了一個轉折點。當前，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全國崛起。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在北京和中國各地，大規模遊行示威彼伏此起，波瀾壯闊。數十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腐敗，呼喚民主與法制，表達了工人、農民、軍人、幹部和知識分子及一切勞動階層的共同意志。昨天，在京的十萬知識分子也自發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這是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歷史契機。

“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初見成效的經濟改革也嚴重受挫，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業面臨著重大危機。中國正處於一個嚴重的關頭。在這個決定人民、國家和執政黨命運的時刻，我們——參加本聲明簽字的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將於今天——1989年5月16日——鄭重簽署如下聲明，公開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

“一、我們認為，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國家的某些領導人是不夠明智的。特別是在不久前，還存在著試圖以高壓和暴力來處理這場學生運動的跡象。歷史的教訓值得借鑒：1918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幫”等獨裁政權都曾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其結果無一例外，都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歷史證明：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如果運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律，遵從民意，順乎潮流，將出現一個民主的穩定的中國。反之，極可能將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其不可迴避的前提，就是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反之，就與國家根本立法所規定的結社自由相抵觸。一度把學生組織定性為‘非法’的做法，結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劇危機。

“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學生在這場愛國運動中強烈反對的腐敗現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並非僅僅是教育而在於忽視了政治體制改革。未經根本觸動的官本位、封建特權進入流通領域，才造成惡性腐敗。這不僅動搖了經濟改革的成果，還動搖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黨和政府應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鏟除腐敗。

“四、學運期間，以《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為代表的新聞機構隱瞞事實真相，剝奪公民的知情權。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職務。這些完全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新聞自由是清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實行新聞自由，不準民間辦報，一切關於改革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

“五、把這次學生運動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並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涵義。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是不穩定的社會。黨和政府有必要重溫“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訓，廣開言路，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全體人民共商國是，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六、所謂抓“一小撮”、“長胡子”的幕後指使者的提法是錯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不論年齡大小，都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自由、民主、法治從來不是被賜與的。一切追求真理、熱愛自由

的人們，都應當為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自由、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關頭。

“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

“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

“人民萬歲！

“自由的、民主的中國萬歲！

1989年5月16日於北京”

聽說首都知識分子聯合簽署《五一六聲明》的消息刊登在今天的《中國文化報》第一版上。

居民區內人們仍在談論今天的事態。聽說許多醫院派出人員赴天安門，報名的人多於需要的人數，只好抽籤決定。未抽中的人也自行前往。廣場上的人們見護校學生到來時都說小天使來了。知今天凌晨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講話，說同學們要求民主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熱情是可貴的，黨和國家對此是肯定的；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我們決不會秋後算賬；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儘快恢復健康。早上6時，“學運之聲”開始廣播。7時15分廣播說：我們的主要要求是摘掉動亂的帽子，要求學生保持理性、秩序，不授人以動亂的口實。今天，共青團中央、全國學聯、全國青聯和全國婦聯以及一些機關、團體、學校（如北京醫科大學、協和醫科大學）也紛紛發表公開信，緊急呼籲當局儘快進行對話、學生停止絕食，或否定“動亂”之說。今夜，巴金、冰心、錢鐘書、夏衍、張光年、艾青等亦發出緊急呼籲。聽說今天電報局送全國的聲援電40多份。今日14家新聞單位部份工作人員，北京科技大學18名教授，從維熙等20名作家，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婦女聯合會負責人發表講話，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希望儘快對話，結束絕食。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大學78歲的邢其敏教授今天前往天安門，並接受採訪，說學生的行動不是動亂，而是愛國的正義行動，說得嚴重些是在救國。

5月18日，星期四 陰轉雨



今天的早間新聞報導了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喬石等到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因絕食而病倒的學生。到此時為止，被送入醫院的學生達3504人次，

3 2 人 病情嚴重。住院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李今朝對李鵬談到中國的四大問題：人口太多、資源不足、人口素質低、經濟落後，這些問題非共產黨不能解決。並表示自己希望入黨。李鵬和氣地與他握手。

根據天氣預報，今天將有雷陣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消息云，經北京市紅十字會干預，公共交通系統將出動八十輛（或言九十輛）大轎車到廣場供絕食學生避雨。但據午間半小時節目，出動的車輛數終於不夠，將可動員的車輛加起來才五十多輛。後來大雨時部份學生躲進簡易帳篷中。

上午有少數隊伍步行到天安門廣場聲援，但許多工人乘坐汽車前來。下午遊行隊伍增多，其中以產業工人居多，除步行者外，乘卡車、轎車遊行佔很大比例。本單位工作人員不準備遊行，午後我自己走到天安門廣場去。見今天的遊行隊伍中工人佔很大比例。許多參加遊行的工人們身穿工作服或頭戴頭盔，所用標語口號亦五花八門。多數人興高彩烈，好像過節一樣，毫無悲憤之意。也許這幾天事態的發展並未惡化，人們反產生樂觀的心情。一些遊行車輛上掛著毛澤東、周恩來的畫像。

走到六部口，雷雨大作，只好找地方避雨。與一位女士交談，知她是一名教師，她說對參加遊行，教育局不管，師生們也坐不住，他們的校長也來了。這時聽人說 鄧小平已辭職，人們歡呼勝利，不知誰還放了二踢腳以示慶賀。又有人說一位女學生因腎功能衰竭死於人民醫院。8 名中國政法大學教師開始在新華門前絕食，部份北京大學生在此絕食絕水，此處並停有一輛救護車。人民大會堂北側絕食絕水的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已不在原處。學生糾察隊將整個天安門廣場圍起來並在長安街中央夾出一條通道，只許救護車通行。廣場北側停了許多大轎車。三聯繫車技術有限公司在此義務修理救護車。

我在天安門前觀禮臺下遇到一位來自天津大學的學生，他說天津市長李瑞環不管學生的行動；天津學生到北京來都不買車票；來京後即露宿於廣場。與北京醫科大學學生交談，知前些天被某些同學批評的學生會主席任傑現在也在救護隊服務。與一位來遊行的工人交談，問他為什麼帶毛澤東的畫像，他說毛澤東統治的年代社會風氣好，我問他知道不知道四五天安門事件，他似乎沒考慮過這問題。在歷史博物館前的一根電線杆上見到一份北京新聞工作者的傳單《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認為4月24日北京中共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學潮情況時，將學生運動稱為動亂，並主動“請戰”，要求第一線“反擊”；這導致4月25日的鄧小平講話和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4月26日萬人大會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要求不向學生供水，不提供食品，不得募捐，不得接待學生，不準圍觀。傳單要求市委和市府對自己在學潮中的錯誤立場及重大責任問題明確表態；要求李錫銘、陳希同儘快同市屬新聞單位代表直接對話，討論真正實行總編輯責任制、取消新聞管制等迫切問題。在天安門前見到魯迅文學院的“文化人來了”橫幅，又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青年理論工作者的隊伍。三輛警官學院的車輛出現在長安街上，警官學員身著警服，他們帶著“來遲了”的橫幅，群眾對他們報以熱烈的掌聲。這幾天廣場及附近路口均無交通警察，他們一來就在廣場東側幫助維持秩序。勞改警察學校的隊伍也很引人注目。

我決定到前門地下鐵道車站坐車回去，但前門站的門關著。走到和平門，站門也不開放。到宣武門站才坐上車。

自學生絕食以來，學生運動成為報紙、電視的主要內容。多數大眾傳播媒介均對學運寄予同情。從傳媒得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朱學范再次呼籲召開民主黨派會議。中國僑聯、北京僑聯呼籲召開緊急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議。電視新聞報導，上午11—12時，李鵬、李鐵映、李錫銘、閻明復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學生代表吾爾開希、王丹、熊焱等。李鵬態度強硬，說無論是政府，無論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愛國願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對的。大家提的許多意見也是我們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你們對於解決這些問題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能幫助政府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但事態的發展不以你們的善良願望為轉移。事實上北京已出現秩序混亂並且波及全國。幾天來，北京已基本上陷入無政府狀態。政府不能置之不理。現在有一些機關的工作人員、市民、工人上街遊行，表示聲援。有不少人是在那裏鼓動學生繼續絕食。這樣做，我是不贊成的。李鐵映一臉奸笑。閻明復面色陰沉。國家教育委員會通過電視、廣播和報紙發出通告，要求各地中小學生不要上街遊行。會談沒得出結果。臨結束時李鵬又說一次我沒有說你們在搞動亂。

今天許多單位到天安門廣場捐款，如全國總工會向北京市紅十字會捐款10萬元用以救治絕食學生，四通公司捐款5萬元，農工民主黨捐款1萬多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葉篤丁、江平、楊紀珂、陶大鏞等12人呼籲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會議。張友漁、王仲芳等9位法學家，胡繩、丁偉志、劉國光、任繼愈、呂叔湘等194位社會科學家亦呼籲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北京紅十字會呼籲：許多絕食學生拒絕治療，生命危在旦夕，希望學生能聽從勸說，接受治療，並儘快對話。北京急救中心消息：到下午6時止絕食學生已暈倒3500人次，送醫院2457人次。

5月18日有遊行示威的城市計30多個，包括廣州、長春、鄭州、呼和浩特、濟南、貴陽、銀川、天津、成都、昆明、合肥（陳登科、公劉參加）、上海、福州、長沙、哈爾濱、南昌、海口等。

5月19日，星期五 晴轉多雲

早上從電視新聞中得知，凌晨4時多，趙紫陽和李鵬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紫陽對學生說：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正確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們的對話渠道還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你們應該知道情況是複雜的，需要一個過程。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你們應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

天。現在情況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政府非常著急，整個社會憂心如焚。這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請同學們冷靜想一想，早些結束絕食。語氣甚為悲涼，還落下了眼淚。馬路上救護車仍來往不斷。但遊行隊伍較前幾日減少。

下午去辦事。幹事J說得到消息，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今天召開民主黨派負責人會議，形勢對學生極為不利，聞已調來軍隊，夜間將要動手。一些民主黨派寫了致絕食同學的信，表示同情和勸說，大意是：親愛的同學們，我們同情和支持你們的愛國熱情，已多次到廣場表示慰問，又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緊急呼籲。中共中央和政府也表示出對學生的關心和解決問題的誠意。你們的鬥爭已有成果。來日方長，需要你們承擔改革開放、民主建設、實現四化的重任。希望你們能停止絕食，盡快恢復健康，精力充沛地生活下去。我們願與你們一同前進云云。在此遇K君，K說可靠方面得到消息，當局態度強硬，不肯作出讓步，準備以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學生的前途堪虞，中國知識分子的將來是悲慘的。這兒的人心情都極為沉痛。

我受同人之托到天安門廣場交捐款，半路遇到L教授，雲這段時間在武漢出差，昨日方歸，武漢的學生運動亦如火如荼，昨天上車後火車在武漢長江大橋也受阻。到京後略事休息便隨同事來聲援。在廣場正遇六興縣第一中學的遊行隊伍，問之知道他們是從學校步行來此的。又見北大學生在此募捐，凡捐款者贈《北京晚報》一張。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學生也設立了募捐箱。一位西安交通大學的學生說他們學校有1000多名學生來京。我對一位學生糾察隊隊員說我帶來重要消息，他領我進入糾察圈，到清華大學學生的指揮部。我將所聞告訴他們，他們表示感謝，並說也從其他渠道得知，目前正在研究對策，盡力減少損失。我又將募捐來的一百多元連同一封慰問信交給他們。歸去途中在一處布告牌上抄得關係網表一份：

“試看今日之國家竟是誰之天下

“鄧（小平）系

鄧樸方——殘疾人聯合會主席，殘疾人基金會主任，原康華公司老板，太子李鐵映——教委主任，國務委員，李維漢子

鄧楠——大公主，國家科委政策局副局長，其夫張宏為國家科委某局局長

趙寶江——婿，武漢市市長

賀平——婿，最大官倒保利公司總經理

“趙（紫陽）系

趙大軍——子，海南華海公司總裁

“李（鵬）系

李陽——子，海南經濟開發區副總裁

秦基偉——國防部長

“薄（一波）系

薄希成——子，北京旅遊局局長

薄希來——子，大連市副市長

“葉（劍英）系

葉選平——子，廣東省省長

妻吳小蘭（吳玉章孫女）——深圳市副市長

葉楚梅——女，原國防科工委主任

夫，鄒家華（鄒韜奮子）——機電部部長，國務委員

“楊（尚昆）系

楊白冰——弟，總政主任

遲浩田——婿，總參上將

廖漢生——妹夫，中央軍委委員

“萬（裏）系

萬伯翔——子，國家體委某司處長

萬紹芳——侄女，原江西省委書記（與倪獻策有隙）

李瑞環——婿，天津市市長

黃——婿，原安徽省省長，因倒黃金調任江西省委副書記

“聶（榮臻）系

聶力——女，國防科工委副主任

夫，丁衡高——國防科工委主任

“習（仲勛）系

習近平——子，福建寧德地區地委書記

習正寧——子，陝西省委組織部部長

陳光義——婿，福建省委書記

“烏（蘭夫）系

布赫——子，內蒙古自治區主席

烏傑——子，包頭市市長

“劉（少奇）系

劉源——子，河南省副省長

劉震——子，青島市副市長

萬潤南——婿，原劉少奇之婿，現李昌之婿，四通集團總裁

“李（先念）系

江澤民——婿，上海市市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漆江——養子，河北省委計委主任

李海峰——女，石家莊市市委書記

林乎加——大舅，原北京市市長

“胡（啟立）系

胡啟恆——弟，中科院第一副院長兼祕書長

“陳（雲）系

陳元——子，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陳偉力——，國家科委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副總經理

“黃（火青）系

黃毅誠——子，能源部部長

“王（震）系

王軍——子，成都軍區副政委

“陳（毅）系

陳昊蘇——子，廣播電視部副部長

“宋（任窮）系

宋瑞年——子，青海省省長

“楊（得志）系

楊析綜——侄，河南省省委書記

“廖（承志）系

廖輝——子，國務院僑辦主任

“栗（裕）系

栗戎生——子，解放軍總參謀部軍務部少將部長

“田（紀雲）系

田紀震——弟，河南新鄉市市長

“賀（龍）系

賀鵬飛——子，解放軍總政治部凱利公司總裁

“彭（真）系

陳希同——婿，北京市市長

張勃興——婿，陝西省省委書記

肖秧——婿，重慶市市委書記

傅瑞——長子，公安部通訊局局長

“王（丙乾）系

王輝——子，山西省大同市市長

“李（富春）系

李昌安——子，原山東省省長

“張（愛萍）系

俞正聲——婿，山東省煙臺市市長

“趙（守一）系

趙娣——女，河南省省委副書記

“伍（雲甫）系

伍紹祖——子，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肖（勁光）系

肖永定——子，輕工業部副部長

“羅（瑞卿）系

羅幹——國務院祕書長”

電視北京早新聞報導：在天安門廣場的醫務人員說絕食現場衛生情況太差，應採取措施以防疾病流行，要設立流動廁所；近來天氣變化大，應預防感冒；為預防腸炎應使用消毒巾或酒精棉球擦手。

美國之音報導，戈爾巴喬夫訪問上海時，上海學生在外灘遊行，訪問日程不得不作些小改動。昨天，3萬名上海大學生遊行、靜坐、絕食。與中共上海市委的對話毫無結果。

今早八點半的電視新聞播發重要消息：戒嚴令。原來人們在看電視新聞時多愛看國際新聞，這些天來卻反過來愛看國內新聞。

歸途中見一工地堆放的大口徑水泥管上寫著“打倒官倒”的字樣。歸後見到B，B從北大一教授處知道軍隊調動的信息。A聞之深感擔憂。C計劃下班後要去廣場並在該處過夜，既然已知今夜將出現軍隊鎮壓學生的事件，決定通知C不要前往。

聽說西單商場和北京百貨大樓已停業兩天。該兩處以及許多其他商店門前均掛著“聲援學生”的牌子。前天商場並未關門，但售貨員亦互相照顧，好騰出身來參加遊行。總之，自學生絕食以來，學運就成為全城人最關心的話題。參加遊行也成為區別是否愛國的標準。

聽說新鳳霞向學生捐款1000元。

從下午7時起，廣場上的學生停止絕食，改為靜坐。女生、體弱的學生則返回學校，男生在此堅持。

今夜10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講話。宣佈要採取重大措施制止動亂。一些已經返校的學生聽到李鵬的講話後情緒激動，部份學生又重返廣場。

這一夜，我們都感到心情沉重。一夜睡眠不安。

5月20日，星期六 多雲



因關心事態的發展和學生的安全，人們一早起來，打聽消息。今天大眾傳播媒介的調子突然一變，完全按官方的口氣報導。今天，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北京電視臺“北京新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節目從早上八點半起成天播放戒嚴令。大家注意到這些節目很有特色。播音員一個個有氣無力，好像念訃告一

般，這種現象以前從未出現過。電臺和電視臺的新聞節目也反覆播放昨夜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的消息。注意看昨夜出席大會的人員有李鵬、楊尚昆、胡啟立、喬石、王震、陳希同、錢學森、周谷城、雷潔瓊、胡喬木、康克清、姚依林等。趙紫陽未出席。

這次大會可能在總後勤部舉行，因鏡頭裏可見到軍車。聞從昨天午夜起即開始反覆播送李鵬、楊尚昆的講話。莫斯科廣播電臺報告一名女學生因絕食而死亡，但美國之音未播放同樣的信息。根據後來的信息來源看，這消息可能不確。

D 按常規上車站搭車去學校，不一會即返回，說久等公共汽車不至，聽說汽車司機人員罷工。遇數位北京醫科大學學生，他們說絕食學生仍堅持留在廣場靜坐。一會來了20多位北醫衛生學校的學生，均身穿白大衣，騎自行車往天安門廣場去，帶著白色橫幅“天使憤怒”。學院區可見學生們或騎車，或截車，都向廣場方向進發。被截的車輛多數允許學生搭乘。北京科技大學和中國地質大學門前學生成群，而北京農業機械工程學院門前則冷冷清清。北京林業大學大門內的招貼牌上貼著特訊：“14軍、27軍、38軍、69軍奉命調入北京市區。昨夜群眾在公主墳、六里橋、新街口等地阻止軍車前進。軍車上有催淚彈、高壓水龍等。群眾幾分鐘把軍車的車胎扎破，存水放空。”校園裏聚著大批學生準備進城。清華大學校園內還貼著幾天前的學生致教師、校領導要求支援的信和物理系副教授徐湛的罷教聲明。七食堂門前貼著公告：今天全天供應飯食。又有一張請求提供衣服被褥的聲明說，請提供者寫上姓名，日後儘量將物品歸還。學生們帶著旗幟紛紛動身。

路上張貼的傳單甚多。如三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業部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認為：

1、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絕大多數社會階層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2、事態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完全是由於黨和政府決策上的失誤和拖延所致。

3、建國以來，黨和政府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脫離人民，違背良知，與人民群眾的意願直接對立。其原因在於傳統政治體制不能按法制軌道運行，沒有政治公開性，形成了只關心上層權力鬥爭，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為重的局面。

4、目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致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這種黑暗的前景是經歷過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國人民所無法接受的。

5、為此，我們呼籲公開高層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由全國人民共同作出判斷和選擇；我們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進行干預；我們呼籲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對政治局最近

一段時期的工作進行審議；我們呼籲各界聲援活動務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這次學生運動已取得的成果；我們呼籲各階層人民組織起來，協助大學生做好維持秩序和後勤服務工作；我們呼籲絕食人員多多保重身體，爭取儘快結束絕食，你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中國需要你們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勝利！

6、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一份北大傳單“致絕食同學、市民、中共黨員的信”報告“絕對可靠的消息”：5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趙紫陽提出立即否定4□26社論，結果此建議以1：4被否決。15日，趙紫陽要求親自到天安門廣場向社會和學生宣佈個人的意見，此議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違反黨紀為由阻止。5月16日，在有鄧小平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提出：1、否定4□26社論；2、由他個人負社論的責任；3、人民代表大會設立機構清查高幹子弟（包括他的兩個兒子）的官倒行為；4、公佈副部長以上幹部的行為背景；5、公佈高幹的收入、福利，取消特權。建議又以1：4被否決。5月17日，政治局以微弱多數免去趙紫陽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結果需等事態平息後公佈。結果通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時，幾乎全部副委員長拒絕接受，李鵬威脅以黨紀處份他們中的中共黨員。得到這消息後，體改委十個部委的人員靜坐示威。”《告解放軍書》：“解放軍是人民子弟（兵），是保護人民而不是鎮壓人民的。不要做使人民痛、寡頭快的事。38軍曾拒絕鎮壓人民，是解放軍的典範。”《告全市人民書》號召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

學生在街上散發傳單，路人爭相索要。在三環路上，工人、市民一見車牌上有紅色拉丁字母和“WJ”字樣的軍車、警車就攔截，令其折回，也不管這些車輛究竟幹什麼去。一輛“A”字黑色小臥車被截，車中的年輕軍人極為不滿，罵罵咧咧地，幾個攔車的青年怒氣沖沖地斥責他，擋住道路，軍車只好掉頭開走。一輛公安局的轎車趁人們不注意開了過去。人們高喊：“到前邊你也過不去。”一位青年工人說：“現在工人的狀況還不如臭老九。當局低估了工人的覺悟。”

六里橋、公主墳等處路邊聚著許多人。聽說昨夜許多學生和工人出來攔截軍車。白髮老大娘也來規勸士兵回去。經過301醫院門口，見那兒圍滿了人，問之，回答說聽說醫院院內藏有軍隊。把門的軍人不讓群眾進入，雙方就相持著。幾個學生在手風琴伴奏下唱解放軍歌曲，所帶的旗幟上書“北大自由樂團”。三架迷彩色直升飛機在低空向西飛行，行人向它們揮舞拳頭。有人傳說傘兵在廣場空降，踩傷學生，後來知道這是謠傳。在一些路段，快慢車道之間的分隔障（水泥墩或鐵欄杆）被拆卸用作路障。二十多個年輕人舉著“北大博士演講團”的小旗在馬路上向西行進，他們說此去的目的是向軍人宣傳，說明事實真相。他們停住腳步，問路人對昨夜李鵬、楊尚昆的講話大家同意不？人們齊聲回答：“不同意。”學生提醒大家，電視和電臺的新聞中均省略了李錫銘匯報學潮情況

的發言，他指責民主黨派口說聲援學生，但並未送過物質，而我們送了。

路上不見公共交通車輛，其他車輛也很少。一輛帶大使館車牌的臥車經過，又有一個外國人坐在汽車裏錄影，人們即向汽車伸出食、中二指作“V”字形。不時有卡車載著頭纏紅、白布條的學生、工人飛馳而過。有的工人手持“攔軍車”的紙牌。帶著“首鋼人”橫幅的工人最引人注目。一輛卡車前端的白布橫幅上書“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上午10時許，北京師範大學教師員工三四十人，包括年齡較大的女教師，乘卡車前往天安門，他們肩上斜挎白布條，胸前用紙片寫著職務、姓名。

復興門邊，廣播電視部的鐵門緊閉，門前許多人在呼喊：“李鵬下臺！”、“李鵬流氓！”、“艾知生下臺！”等口號。一個學生騎自行車經過，手執紙牌，上面寫著“嚴懲國賊”。遇M祕書長和N幹事。他們都顯得心情沉重。說民主黨派本來想在平息事態中起點作用，但現在只好沉默。又逢O君，說早上9—10時在六里橋見到學生攔軍車。一些學生撲在軍車上哭，一些學生向士兵讀報，因為士兵一周來只忙於軍事演習，從未讀過報紙，未聽過廣播，未看過電視，讀著讀著，一些士兵都流淚了。聽說有許多軍車的輪胎被老百姓扎破，以防它們開到天安門鎮壓學生。一輛離群的軍車在北太平莊問路，一位老太太將它引入死胡同，該車的輪胎也被人民所刺破。

在西四，一面紅布橫幅拉在兩棵樹之間，寫著“軍民一心爭民主”。有一些學生往南或往北騎車或步行。行人不免向它們打聽學運的情況。一位學生說：天安門廣場從上午9時起斷水，是李鵬在人民大會堂下的命令，群眾要衝入大會堂，被學生糾察隊所製止。又聞人們將井蓋打開，讓自來水流出以供應用。學生門號召大家踴躍捐水。

途中見電線杆上、布告欄上貼著5月18日《科技日報》“社會法制版”以及《人民日報》記者所攝攔軍車的照片。一則簡訊云：萬里支持趙紫陽，李鵬威脅要以黨紀處份。

晚上人們自發地聚在一起談論。有人說傳首都鋼鐵公司和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工人實行12小時罷工，但這應是謠言，聲援學生的工人都是下班後出來的。戒嚴令公佈後，連堅持上課的學生也停止上課。學生與市民一道在豐臺、沙子口、六里橋、呼家樓、古城、昌平清河等地攔截軍車。上午9時半在六里橋、八角村和豐臺，警察用警棍打傷多人。在老山，工人與士兵發生衝突，軍方使用了催淚彈。

我們到馬路上去。街上人山人海。有許多學生截車前往天安門廣場，群眾夾道歡呼。一車車學生帶著“和平敢死隊”的橫幅到進城路口攔阻軍車，並向軍人宣傳。因為交警幾天來不上崗，交通秩序無人管理，在豁口處發生交通堵塞，幾位學生在疏導車輛。幾輛運送糧食的卡車上貼著“保證供給，為民送糧”字樣。

5月21日夜9時南京工學院學生趙祿、李敏士在紀念碑北側舉行婚禮。群眾議論紛紛，無不譴責李鵬倒行逆施。一位青年女工說，她每次上天安門廣場都要捐款。聽說有的工廠為限制工人聲援學生，明天星期天也要上班，上班者有獎。有的工廠今天即已嚴格實行上班登記。路邊立著紙牌，上面寫著：天安門告急，軍隊可能動用催淚瓦斯，號召人民捐水和捐獻毛巾、口罩。群眾踴躍在北京師範大學南門、新街口豁口等地捐獻新毛巾、裝著清水的塑料瓶。許多人在食品店購買食品、飲料送給學生。聞一些高校貼出“抗議軍管”的標語。一輛來自湖南常德的貨車停在路邊，司機在觀看，群眾對司機說希望你將北京事件的真相告訴湖南人民。有人說為何不用公共汽車作路障，但公共汽車公司控制甚嚴。多輛個體戶的摩托車在幫助運水。聽說這些摩托車隊在郊外巡邏，發現軍車即回來報告。9時半，一輛大轎車載著許多女學生，她們邊哭邊說：為防意外，決定將女生從廣場撤出。一輛汽車通過，車上寫著“今晚有空降兵”。一位行人說：“市區怎麼能空降呢？”得到一張傳單《中共中央、國務院直屬單位部份黨員幹部職工告全國人民書》，說他們不承認李鵬。

歸後，恰見G從承德辦事回來。說下火車後發現沒有公共交通車輛，向一輛三輪車問價，竟索價50元。於是向住在車站附近的友人借來一輛自行車。途中見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人山人海，自行車只能推行。19日下午，承德大學學生遊行，學生隊伍後跟著市民和軍人，遊行過程中秩序很好。今天有許多承德大學生買票進京聲援。

半夜，聽見遠處傳來喊聲。打聽方知是學生、市民喊人去截軍車。5月18日有遊行示威的城市計30多個，包括廣州、長春、鄭州、呼和浩特、濟南、貴陽、銀川、天津、成都、昆明、合肥（陳登科、公劉參加）、上海、福州、長沙、哈爾濱、南昌、海口等。

5月21日，星期日 晴 

北京電視臺的六點新聞說，截至目前為止企圖進城的軍車仍被阻在城外未能進入市區。播音員的聲音依然有氣無力，給人極為深刻的印象。又說有五六個液化石油氣站無氣供應。並播出《人民日報》社聲明：20日市上所見的《人民日報號外》非本社所印。以後的新聞節目中卻隻字未提及軍車被阻的消息。

上午，市民搶購蔬菜、食鹽和醬油等。小販乘機抬價。黃瓜從昨天的一斤6角漲到9角，番茄從每斤1元3角漲到1元6角；萵苣從每斤0.25元漲到0.6元；洋白菜從每斤3角漲到5角。

街上人們交換著信息。昨天下午北師大教師曾進城遊行。香港有數萬人冒雨遊行到新華社香港辦事處門前，抗議戒嚴令，並要求延遲交還香港。有市民議論，聽說有的單位規定今日不休息，工作人員必須繼續上班，強迫人民在星期天上班，這是變相軟禁。幾位大學生向人募捐食品，一位行人不知怎的挎包裹裝

有許多方便麵和麵包，他當場將這些東西捐了出來。一位女學生很坦率地說帶餡的或鹹味的食品最受歡迎。

西皇城根人大常委會招待所門外貼著標語：“不走議會道路不會有民主”。

薊門橋上有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寫的字樣：“天地人聲動，壯士慘不驕。落日照大旗，神州風蕭蕭。”

北師大牆上貼著一份“北京工人自治會籌委會公告”，言限24小時答應所提要求，否則5月20日將舉行全市總罷工雲。日期署的是5月19日。一份以學生名義寫的大字報上抄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0條：國務院在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下發佈命令；又要求市民到天安門廣場放風箏、氣球和鴿子；並說：“如果軍管，我們要在一個月內感化他們。”有人傳說因為政法大學的糾察線沒組織好，學校被軍人進入。但我們在政法大學門口未注意有軍管的跡象。

G到南城辦事，歸言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數比昨天少；珠市口一帶馬路上設了許多路障。聽說從5月22日至25日，外地來的學生可在北京火車站前廣場的指定地點坐火車返回。今天街上仍出現遊行隊伍，但人數很少。

下午，電視新聞又播出天安門廣場的鏡頭，播音員薛飛的聲音仍有氣無力。

聽說武漢長江大橋因學生靜坐而交通中斷，今天大橋為武裝警察所接管。

5月22日，星期一 晴

今天馬路上見不到一輛公共交通車輛。聽說是奉命停駛。人們只好用自行車送孩子上學。

街上張貼著許多傳單，如：“市府下令星期日上午，就是軟禁人民”。一份小字報寫著：“倡意（議）書：為支援學生，請市民自覺遵守、維護秩序——北京市民”。又見“北師大求援”的大字報說，急需近日關於學運的報導，用於對軍隊作宣傳。另一些傳單的內容有：示威同學應頭纏白布，上書絕食二字為記，勿為壞人所欺騙；5月19日的戒嚴令是李鵬派所為，鄧小平未在戒嚴令上簽字等等。一根電線杆上貼著一張紙條：“如果……我兒子就不上大學”。

在護國寺路邊立著一份“北京音響器材廠罷工宣言”，內容是：

“自5月19日以來，共和國的形勢已嚴重逆轉，要想挽回局勢，救共和國於危難中，只有全民起來，共同奮鬥到底。

“我們北京音響器材廠的全體工人都鄭重宣言，我們自5月20日8時起舉行罷工。

“我們要求

“(1) 全國人大立即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楊尚昆的國家主席職務

“(2) 趙紫陽不得辭去或被免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

“(3) 政府立即停止向北京派軍隊的行動，取消戒嚴措施

“這是我們這次罷工的最低要求，不達目的決不復工

“其他有關經濟和國家體制方面的要求隨形勢發展另議

北京音響器材廠罷工工人

(罷工責任承擔人周國強)”

旁邊又有一份如下的聲明：

“
聲明

這次我廠罷工，其一切後果由我一人承擔

我自願承擔這次罷工行動的一切責任，有關方面對我或抓或殺，本人義無反顧我要求當局不得對參加罷工的工人進行任何形式的刁難迫害

特此聲明，立字為證

周國強”

午間半小時節目今天未經宣佈即停播。中午12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改播新聞，云軍車仍被阻於城郊。一位軍官說群眾對我們不理解，我們不是來鎮壓人民的。

從交談中得到一些有關消息。區政府向居民委員會傳達，軍隊進城是為防止政變。昨天歷史博物館出來一位中年婦女，作過激的演說，惹群眾的憤怒，欲上前揪她，為學生所阻。呼家樓昨天出現數輛軍車，拉著瓦斯罐，被群眾攔阻截回。協和醫院奉命不再收治示威學生，外科病房騰出，準備接收傷員。這幾天市面上自行車零件走俏。許多人在爭購食鹽。

下午在街頭見到許多傳單和大小字報。如：徐向前表示，誰向人民開槍我就槍斃誰。鄧穎超說，如果李鵬下令開槍她就退黨。李鵬留學蘇聯時功課極差；其妻朱琳為華能公司總裁，其子李陽為海南開發區副總裁。一次朱琳在出訪中丟失假首飾，向人家索賠，後來又在沙發中找回。街頭還貼出呼家樓被阻軍車的照片。西單路口貼著“鄧大姐、徐帥伸出正義的手，救救學生，救救中國”。一些學生在街頭演講並募捐。在這兒出現幾天不見的交通警察，又有學生、市民臂纏紅箍在此幫助維持秩序。交通甚為擁擠，但尚稱暢通。聞今天有4000名

交警上崗。

北京知識界、文化界、文藝界、新聞界人士萬餘人遊行。參加的單位有中共中央黨校、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舞蹈家協會、工人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食品報社、中國橋（NEXUS）雜誌社、文學研究所、哲學研究所、魯迅文學院作家班以及青年理論工作者等，標語口號有：“召開人大，罷免李鵬，民主潮流，浩浩盪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反對鎮壓，反對軍管”、“反對戒嚴令”、“恢復正常秩序”、“打倒李鵬反黨集團”、“李鵬李鵬，不下不成；捍衛民主，人民必勝”、“人民團結起來，全民截兵，反對軍管，軍管軍管，越管越亂”、“先抓李鵬，抓完李鵬，再抓小平，抓完小平，天下太平”、“小平小平，就是不行。軍管被阻，戒嚴不靈；李鵬李鵬，昏庸無能；喪心病狂，好景不長”、“李鵬昏庸無能，流氓無賴”、“李鵬不下臺，我們天天來，白天睡覺晚上來；晚上睡覺白天來”、“你有暴力，我有鮮血”、“粉碎非法軍管”、“再陪學生坐坐”等。隊伍分東西兩路，下午2時許進入天安門廣場。

廣場北側長安街上停了一輛大轎車，掛著“中戲人”的橫幅。十多名中國戲劇學院的學生站在車頂上喊口號，還有小鼓伴奏。

一架直升飛機在長安街上空飛行，散發傳單。許多傳單飄入中南海。我拾得一張，上面印著：“七位老將軍（楊得志、張愛萍、葉飛、陳再道、肖克、宋時輪、李聚奎）表態：（1）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不能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不能鎮壓人民，更不能開槍。（2）在當前形勢下軍隊不宜進城。”

廣場上的學生糾察線已經撤消，廣場可以自由出入。廣場上樹立了許多校旗、橫幅，據統計有319所北京和外地的院校學生在此靜坐。但守在校旗旁邊的學生並不多，他們是輪流來此值班的。據說有10萬學生準備堅守廣場。

讀到5月22日《科技日報》載“北京戒嚴40小時”（陳九才、王渝5月22日凌晨2時報導），言20日廣場上的人數達20萬。夜間人民與被阻軍車進行懇談。21日晨6時，因為天氣較冷，在廣場的醫生建議留在廣場過夜的人員起來活動，於是廣播站播放輕快的樂曲，大家都活動起來。還有人將風箏放上天空。長安街上交通十分通暢，記者從天安門到公主墳，系車只走了24分鐘。是日夜間9時，一對青年在廣場舉行婚禮。

聽說上午6時28分，石景山地下鐵道出口，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第18和平敢死隊27分隊隊員100多人被武裝警察打傷；10時，在大井發生武力衝突。軍人傷60人（重傷4人）；學生輕傷11人（抑10人），均為外地學生。

建國門邊一所大樓上掛著一面巨大條幅：“逆民主潮流而動的沒好下場，民主萬歲”。

香港百萬人，包括工人、家庭主婦、學生等，遊行抗議北京戒嚴，一反平日不關心政治的做法。

夜間 10 時半，二千武漢大學學生進入地下通道過夜。

街頭傳單，揭露李鵬的三點建議：1、最遲明晨 5 時鎮壓，死 20 萬人也無所謂；2、明晨 5 時，清潔工人準備清掃戰場；3、清河農場監獄騰空，準備接受被捕人員。

北師大東門前男女學生在此設立糾察線，並唱國歌、國際歌。

5 月 23 日，星期二 多雲轉雨

聽說石景山八角地區有軍車被阻，便騎車前往觀察。廣播電視部的 301 醫院門前，見大門開著，秩序正常。路上偶見卡車載著學生或首鋼工人駛過。中午到達八角橋，橋上有許多碎紙、玻璃、和一段燒焦的木頭。附近有十多名大學生在對群眾作宣傳，數十位市民圍在他們周圍。到八角裏，路邊不時見到人們成堆地聚著交談。但直到蘋果園、石景山均未見軍車。在一個居民區，見到山牆的黑板上寫著“歡迎解放軍”、“軍民一家”之類的標語。天氣越來越陰暗，我怕下雨，便往回返。在幾個十字路口，見到戴“首都維持秩序工作隊”袖箍的人在維護交通秩序。到禮士路口，起了大風，隨即落下雨滴，我連忙將自行車停在地鐵站入口處，與許多市民一道到裏面避雨。聽說地下鐵道列車在停駛三天後今晨 10 時 38 分古城—北京站恢復通車。131 條公共交通線路也恢復正常營運，42 條線路部份通車。復興門、宣武門、和平門、廣安門、虎坊橋、前門等地的路障已被清除。

陣雨不久即過，我騎車沿長安街西行。在新華門前見到幾條橫幅：“反對李鵬製造動亂 政大研究生”、“堅持到底就是勝利——科大”、“和平請願，靜坐示威”、“不是政府鎮壓人民，而是人民決定政府”、“表我心意——個體錚錚餐廳”。此處還設有“協和救護中心新華門分點”，志願救護隊員穿著白色工作服守候在此。地面濕漉漉的，天安門廣場和周圍地區仍有許多人在活動。聞今天一早廣場上的學生幫助清掃廣場，據說清除的垃圾數量為平時的 10 倍；防疫站工作人員前來噴灑藥水。中國紅十字會緊急呼籲，希望醫療部門勿將救護車撤離廣場。下午 1 時 30 分，以知識界人士為主的數萬人，包括高校師生、文藝界、新聞界和一些工礦企業的工人，在復興門集合，遊行到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呼喊口號：“撤出軍隊”、“取消戒嚴”、“維護憲法”、“保障人權”。

下午 2 時，天安門城樓下出現了玷污毛澤東畫像的事件。湖南瀏陽達潯鄉灘頭小學（一說官渡中學）教師裕鳴飛（另有記載云余志堅或余鳴飛，26 歲，一說 25 歲）、《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喻東岳（22 歲）、和湖南省汽車運輸公司瀏陽分公司工人魯德成（26 歲）等 3 人（一說 4 人）將城樓上的毛澤東像玷污。傳說他們 19 日即到京，白天混在市民敢死隊中，夜間露宿在廣場上；今天上午在東單買了墨汁、油彩、廣告顏料、紙張、毛筆等，又向賣煎餅的小販要來雞蛋殼；他們用紙筆書寫了標語“五千年專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下午 2 時將標語貼在天安門城門洞兩側，並用雞蛋殼裝顏料和墨汁，擲向毛澤東巨幅畫像。他們

被在周圍的大學生和市民當場抓住，並扭送公安機關。他們聲言對此事件負全部責任，此舉動機未明。據說魯德成於1980年曾因投毒被拘役。這事件後來在電視新聞中播出。弄臟的毛澤東畫像當即撤下，當晚10時半一幅新的畫像重新掛上城樓。

街頭貼出署名“首都知識界”的《告全國同胞書》，內容有：

“自4月15日以來，中國大地上正發生著一場以北京青年學生為先導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極大關注。目前，這場運動正受到李鵬等一小撮反動勢力的阻撓，面臨著中途夭折的嚴重危機。同胞們，這場運動的成敗，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和前途，關係著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為此，我們呼籲全國同胞們：1、緊急行動起來，為使中國人像真正的人一樣生活，為拯救中國於危險之中，堅決把這場偉大運動進行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2、鑒於北京生產、生活、交通秩序處於正常狀態，北京根本無戒嚴的必要，呼籲立即取消戒嚴令，進京部隊迅速撤離。3、敦促立即召開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對這場運動的性質作出肯定性的正確評價，否定《人民日報》‘4月26’社論。4、鑒於李鵬在處理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嚴重的瀆職違法行為，建議依法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改組本屆政府，以謝天下。5、敦促政府實行新聞開禁，允許民間辦報，切實推行政治公開化，還政於民。6、敦促政府繼續深化改革，人民將與政府共同承擔改革中遇到的困難。”

市民請願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市民請願團第一號令》云：“市民糾察隊、和平敢死隊對一切違反人民意志、違反憲法的行為，‘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我們全體市民重申堅決與愛國學生站在一起。”

下午3時半風雨大作。我在歸途遇雨，衣服盡濕。

今晚北京電視臺的北京新聞報導，今晨在八角北裏，被阻的軍車後撤時出現意外事故，因一輛汽車突然加速，站在靠後幫處的一位軍官頭朝下摔下車來，周圍群眾將該軍官送往醫院，醫務人員發現他的瞳孔已經散大。屏幕上出現地上一灘血跡的鏡頭。美國之音宣佈增加幾個播出頻率：17890千周（波長6.8米）、21585千周（波長13.4米）等。德國電臺報導，一些美國人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抗議中國政府的遊行。

讀到李鵬5月22日講話的內容：“最近以來沒召開政治局會議，但幾乎所有同志都研究過形勢。多數人認為目前發生的是有計劃有預謀有目的的動亂。不能從4月26日社論後退。社論可以寫得更好一點，把兩類矛盾寫得清楚一點，這是總結經驗的問題。”“這是長期自由化的結果，要將西方民主、自由、人權引進來。我們已經無路可退，再退就把政權給他們了。你退一步，他進一步；你退兩步，他進兩步。5月19日，我兩次重覆說‘極少數極少數’，這些人，一、二、三線都有。”“我不願黨內分裂，但這也不是意見分歧。”“趙紫陽訪問朝鮮時，我們已將社論內容用電報告訴他，他表示同意。他4月29日回國後，卻說社論調子太高，定調不準。5月3日在紀念‘五四’大會上講了中國經不起動

亂。但我們要他加上反自由化，他不採納，反說學生的愛國熱情很好。5月4日他與亞行董事的講話未經中央常委批准，調子與4月26日社論不同，並已廣為傳播，從中可以看出黨內有不同意見。五四後學潮升溫，聲援者達百萬，外地也有人來京聲援。”“我黨以誰為核心？主要方針為鄧小平同志所提。鄧小平同志是總設計師。趙紫陽做了不少工作，但他只是執行。他在工作中也有失誤。他在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中說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有重要問題都要通過鄧小平同志，把鄧小平同志拋了出來。第二天北京就出現遊行，口號是打倒鄧小平。應當旗幟鮮明地擁護鄧小平同志。”“5月19日講話是中央批准的，戒嚴是政治局常委決議。趙紫陽請病假拒絕參加。這是誰在破壞團結？5月19日清晨看望絕食學生時，他將黨內分歧暴露給全國人民。問題就在黨內，否則不會到目前的程度。不從黨內、從根子上解決不行。”喬石說：“我們給過學生許多臺階下。軍隊進城，等適當時機清場。要求學校、家長勸學生離開。公安局可派便衣協助。”

5月24日，星期三 晴

今天美國之音又受干擾。同事Q說昨天下午風雨交加時，他正在前門，便避入前門洞躲避，門洞內風極大，人們都覺得寒冷，於是一齊大呼：“李鵬下臺”。此時遊行群眾仍冒雨前進，也在喊“李鵬下臺”的口號。

住在北三環路的同事P說連日有人在安貞橋等候，準備攔截軍車。有二輛二路公共汽車每晚開到橋上擋路，次晨司機騎自行車來此將汽車開走。聽說前夜有四名軍人穿便衣企圖進城，但他們前額上有帽印，所以被群眾所認出攔截。他說如果能收集此次學運中所攝照片，匯編成冊，將受歡迎。聞有出版社將出版《論獨裁》，在這個時間發行此書，當能暢銷。

在學院路五道口見牆上寫著：“軍車終點站”。此處有一張署名“北郵人”的大字報，云毛澤東曾說鄧小平是個危險人物；張春橋曾說此賊上臺則千百萬人頭落地。

街上貼著多種大小字報和複的材料。如一張《星島日報》載李鵬強迫各省表態，但僅北京、天津、廣東、江西、河北表示支持。聞許多外資企業用電傳接收香港報紙的消息，並將其複散發。而且他們鼓勵職下游行。一份傳單“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說：軍隊不應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若軍隊強行進入廣場，則無法阻止廣大官兵站在正義一邊。鄧小平活不了多久，但新鄧小平上臺面目更可怕。鄧小平在歷史上還有進步作用，而李鵬一點沒有。

薊門橋上等多處貼著海報：“全市大遊行”。下午科技界、教育界、醫務界、文化界、新聞界的知識分子舉行遊行。

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並不多，而且主要是外地來的學生。從校旗可知他們來

自四面八方。一面旗子上寫著：“雲南——發揚護國精神”。北京學生有的回校，有的回家休息，有的到外地作宣傳。廣場上垃圾極多，尤其是塑料瓶，恐清潔工人來不及清掃。人民大會堂前官方也安裝了一個高音喇叭，不斷廣播，與學運之聲對著幹。為防斷電，學運指揮部自備了發電機。除人民英雄紀念碑為指揮部所佔外，整個廣場可以自由走動。廣場上停著 1 1 8 輛汽車。

北京急救中心今天宣佈，截至 5 月 2 4 日下午 6 時，北京 3 2 所醫院共治療絕食學生 9 1 5 8 人次，收入院 8 2 0 5 人次，尚有 6 人仍在住院，無 1 人死亡。

聞上海學生遊行的口號有“還我洋浦”等。

5 月 2 5 日，星期四 晴



上午到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參加碰頭會。陳明紹主任委員和吳平、霍、李敬、虞積生、駱正、李繼東……和機關工作人員俞棉、施嘉訓……等出席。從談話中獲得許多信息。

R 來辦事，對我們說這次調動軍隊，從 4 月 2 0 日即開始動員，總共調動了 7 個軍，事實上是軍閥搞宮廷政變。自學潮以來社會秩序井然，刑事發案率下降；既然如此，為何還要動用軍隊呢？現在變成老百姓對軍隊實行戒嚴。戒嚴令是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會委托而發出，這是違反憲法規定的，應當是國務院在國務委員同意的情况下發佈戒嚴令。學生開始絕食後許多群眾紛紛發問：民主黨派那裏去了，為什麼不來？其實民主黨派一直關心、介入這次事件。1 7 日中國民盟主席費孝通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是否應召開人大，彭沖反應冷淡。但即使召開人大，也應事先作好充份準備，否則會議反而會被李派所利用。李繼東說，他們單位布置學習李鵬 5 月 1 9 日講話，有人不明白現在誰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打電話到中共北京市委詢問，對方讓等十分鐘，十分鐘後又回答等著看報和廣播吧。22 日，北京糧油公司傳達李錫銘 5 月 1 9 日講話：這次學潮起因於胡耀邦的逝世，人埋了好久還不停，這是政變與反政變的鬥爭。但其他單位傳達時卻未提及這段話，恐系傳達對象計劃範圍不同所致。5 月 1 8 日，他們單位曾傳達中共北京市委的精神：全黨動員，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參加遊行將追究政治責任。李錫銘曾任石景山鋼鐵廠黨委書記。這次群眾阻截軍車又及時又準確，由此可見部隊內有人給學生透露信息，李派說部隊有內奸。戒嚴部隊曾來北京糧油公司拉糧食和食油，公司工作人員告以目前無裝卸工，需等一等。北京公安系統為李系所把持。5 月 1 9 日清晨公共交通公司即將公共汽車停駛，並將被認為“不可靠”的司機的鑰匙收走，每人發給 5 0 元，讓他們學習 4 月 2 6 社論。5 月 1 9 日趙紫陽托病住院，但中共中央辦公廳仍在工作。3 天後趙紫陽復出。聞胡啟立支持趙紫陽，穆欣辭去新華社社長職務；袁木、何東昌受命抓宣傳工作。傳說鄧小平擬取締民主黨派，或曰，過去中共不把民主黨派放在眼裏，現在更是不屑一理；但既然說與民主黨派是好朋友，我們還要找你。李敬的女兒在中央民族學院學英語，前幾天告訴他，從新疆調來一

批少數民族士兵，中央民院維吾爾語系、哈薩克語系的學生前去對他們做宣傳工作。社會科學院對李鵬的講話不傳達、不學習。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已赴蘇聯訪問。北大校長丁石蓀支持學生，今在加拿大。鄧李派最恨的是社會科學院、體改委和體改所（趙紫陽的智囊團）。

23日，日本NHK廣播說，傳說李鵬已遞辭呈。宣佈戒嚴後美國之音的廣播受到干擾，布希對此表示抱怨，今天干擾取消。

大家建議九三學社中央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統一認識，本社對4月26日社論態度不變；討論李鵬問題的法律方面，由法律專家對此提出法律依據；並要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工作。並建議九三學社可利用“民主科學必勝”的口號。這次會議決定下午九三學社社員參加到天安門廣場的遊行。

聞北大《新聞導報》已出7期。

下午許多單位開汽車遊行。下午1時，我到西四頤賞胡同九三學社中央，一些社員來此集合參加遊行。社中央出動一輛大麵包車，車前掛著紅布橫幅：“九三中央”。我與幾位騎車的社員先行動身，約好在南長街南口等候。我們到達那兒時，麵包車還未來。該處站著許多學生和市民。聽一位學生說吾爾開希的父親是新疆軍區的幹部，王丹的父親是北京大學地理系的教師，為避免牽連家人，他們宣佈與家庭脫離關係。又有傳說吾爾開希因心肌炎住院，或云他住在漢族同學家中；或云他因意見與他人分歧被高自聯免職。

不久麵包車到來。知道許多單位要開著汽車遊行，這倒是別開生面的。我們決定騎自行車跟在麵包車後面。麵包車開走了，我因為與人交談而失去它的蹤影。於是自己上天安門廣場去。廣場上還停有116輛汽車。不時有遊行隊伍出現在長安街上或廣場內，這些隊伍有的是步行前來，有的是坐車遊行，如中央電視臺、國際廣播電臺。總的看來，今天的遊行人數少於昨天，主要是外地學生、知識界、大眾傳媒、軍工系統工等。所喊口號主要是“李鵬下臺”。地下通道內有許多外地學生在睡覺，當時人數有200多，估計夜間會更多。我走到天安門東側觀禮臺下，注意到門是開著的，便登上觀禮臺觀察，在這兒可將廣場和長安街上的情景一覽無餘。這時長安街上正有一隊河北師範學院的學生，大部份是女生，在長安街上游行，所舉橫幅為“萬里歸來全民盼望”“鄧媽媽把李鵬領回家”。從21日起傳說在加拿大訪問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反對李鵬的舉動，似乎人們對萬里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

今天北京企業家協會給廣場上的學生送來一些物品：雞蛋、麵包、肥皂、牙膏等。

新華門前請願人員的數量更多，其中增加了西安外語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交通路口有身穿白色夏裝的交通警察在維持秩序。聞已有170條公共交通線路通車。

在街頭讀到一份傳單：“中共改革促進會（籌備組）告中共黨員倡議書”，言“四項基本原則是共產黨的原則，而不是憲法原則”，應廢除民主集中制，實行多黨制。聯繫人為王海東（國家計劃委員會投資研究所），電話為 8317744—407。“北師大宣傳部聲明”云，關於絕食學生死亡二人和一人成為植物人的傳單不是北師大宣傳部所寫。北京商學院門口一塊展示板上貼有 25 幅像片，記錄了六里橋人民攔截軍車的場面，如有人躺在車輪下阻止車輛前進等。

5 月 26 日，星期五 晴

聽說郊外仍有軍車被攔截，早上騎車向昌平方向，直至沙河，不見任何跡象，便往回折返。在路上見一根電線杆上貼有一張告示：“尋車：5 月 20 日下午 1 時，我在馬甸橋北將一輛自行車（紅色‘白山’車）交給一位學生。請該生與北大 2010154 孫聯繫”。

下午到廣場。天氣甚為炎熱，氣溫達 30℃。廣場上的汽車僅剩一輛。這兒學生數量不多，許多學生到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前的樹蔭下休息，有的就在簡陋的棚子地上鋪著席子或褥子，學生們在此坐臥。北京的大學生數目較外地大學生少。與來自雲南大學的交談，她說名叫許霞，來此已數日。與幾位北醫學生交談，他們說生理教研室已罷教。學校每天給廣場上的學生送飯二次（上午 9 時和下午 5 時）。

“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今日改稱“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廣場上賣煎餅、西瓜、汽水、麵包等的攤點甚多，但多不乾淨。

聽說上午 9 時工自聯在歷史博物館前舉行記者招待會。

見到一份傳單：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鄺廣傑、查良鏞辭職。

離開廣場後登上天安門前東側的觀禮臺。見到幾隊外地大學生在長安街上游行，抬著“鄧媽媽，快把鵬兒領回家”的橫幅。

注意到薛飛、叢薇又出來廣播。

5 月 27 日，星期六 陰轉晴

上午在西直門立交橋處注意到前幾日所貼傳單已被清潔工人洗刷去。王府井的傳單卻安然無恙。一份傳單上記載了 5 月 20 日慘案的情況：20 日清晨 3 時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學生 500 人搭乘卡車 4 輛到六里橋攔截軍車。當時有 150 輛軍車被截在此。到中午 12 點 40 分至下午 1 點之間，武裝警察七八

百人頭頂鋼盔、手執警棍和盾牌，從大院衝出，毆打學生，致使多名學生和一名五歲男孩受傷。傷者被送到豐臺醫院。傷者包括英語系的劉偉（頭部和胸部受傷）和于海戰（腰、膝、臂部受傷），東歐系的王勁（左肩受傷），亞非系的顧蘭亭（女，頭部重傷），旅遊系的趙巨源（為警棍所傷），外經系的范舟等。

今天無遊行。新華門前仍有人靜坐。

據統計，來京聲援的外地大學有324所，大學生125446人。每天都有外地學生離京，也有外地大學生來京。學生表示，即使人離開廣場，但旗幟不能撤。香港“北上學生聯會”在天安門廣場設立“物資聯絡站”，並呼籲香港市民向大陸學運捐獻毛毯、睡袋、通訊器材、現金等。在廣場見到“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絕食請願團”的《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絕食請願書》，內容是：

“我們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自願組織絕食團，替代現在廣場上正在絕食的學生。發起人：國家各部委領導和工作人員、社會各界知名人士。

“報名地點：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第二臺階。

“時間：5月27日、28日

“人數：1至5000人。憑證件自願報名。

“聯繫人：華夏子。

“截止時期：根據事態發展而定。

“請願內容：（1）要求撤離所有部隊；（2）為這次愛國民主運動正名，是愛國不是動亂；（3）將所有不義之財上交國庫；（4）釋放所有政治犯；（5）要求昏庸無能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罷免職務，歡迎辭職；（6）要求保護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7）要求代表真理的趙紫陽主持工作。

“口號：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開除公職；不怕砍頭坐牢；真理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民族精神永存；民主萬歲。”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里今天回到上海，發表書面講話，大意云：“種種情況表明，確實有極少數人在搞政治陰謀，利用學潮，蓄意製造動亂，嚴重干擾了北京乃至全國許多地方正常的社會、生產、工作、生活和教學、科研秩序，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嚴重的違反憲法的行為。對此，廣大公民包括青年學生要高度警惕。我認為，對於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必須加以保護，對他們在學潮中過激言行不予追究。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予以揭露。”“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重要決定，完全同意李鵬同志和楊尚昆同志5月19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國務院根據憲法第89條賦予的權力，決定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是符合和維護憲法的，這對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支持國務院採取的這一堅定措施。我相信政府能妥善地解決問題。我們的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軍和武

裝警察部隊，做好維護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5月28日，星期日 多雲轉晴

聽說今天將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晨，B來告可能學生擬於大遊行後撤出天安門廣場。我匆匆煮雞蛋一個，即與之一同騎車往觀。一路上讀傳單。抵達廣場時已是11時許。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不多。紀念碑前有許多用塑料布搭成的簡陋小棚，棚裏地面墊著塑料布和被褥，一些學生就在那兒坐臥休息，棚外地上也鋪著許多塑料布，上面雜亂地晾著棉衣、被褥。有些學校以碩大的塑料桶權充鎮柱，並用玻璃繩圍出自己的地盤。整個廣場上食品包裝袋、空塑料瓶、紙片等狼籍滿地。這種場面遠看亞賽難民營一般。廣場上已無汽車，歷史博物館門前停著幾輛急救車。廣場東側入口處立著首鋼工人糾察隊的紅色旗幟。該處附近有一排木質的布告欄。我在上面讀到任曉町的文章，云1979年西單民主牆上有人提出應設立人民委員會，這種說法是合理的；一元化八位一體（黨權、黨國、黨法、黨經、黨文、黨軍、黨民一體）體制是不符合民主潮流的。

現在紀念碑下的保衛廣場指揮部把守甚嚴，只能憑通行證進入，而通行證每天更換（由祕書組管理）；有一位公安局派遣的特務使用舊的通行證企圖混進去，被負責保衛的學生發現扣住，後由公安局領回。

歷史博物館北側的人行道上設立了臨時廁所，但管理不善，糞尿未及時清除，廁內氣味難聞。尿液還流入旁邊一個行道樹坑內，坑內一株槐樹已將枯死。

一位賣食品的個體戶用三輪車往廣場送涼粉，並用塑料桶裝著開水。他說他一天來送兩次，學生免費。

天氣預報說今天有小陣雨。這時天色極為陰沉，似有雨意。中午以後烏雲漸散。聽說從上午9時半起北京市數萬人集合遊行。正午，遊行隊伍到達復興門，然後沿長安街到天安門，並繞廣場一周，再走向建國門，並向北拐。這些隊伍主要來自高等學校。其中北京高校佔大多數，外地院校較少，一些外地院校學生加入北京院校的隊伍。一位學生騎著自行車並舉著深圳大學的旗幟。北京科技大學教師各舉掃帚和橫幅“義務勞動，掃除腐敗”。清華大學所舉標語有：“I have a dream”、“By People, Of People, For People”等。有人舉著做成稻草人狀的李鵬模擬像，有人舉著做成靶子形的李鵬像。此時，廣場上人數漸多。一輛家用三輪車車身後部掛著紙牌：“鄧小平下臺”，坐車人也手持紙牌，上書“李鵬下臺”。北大一輛宣傳車在歷史博物館前廣播，聆聽者甚多。聞遊行隊伍共分五路，走在各主要街道，包括南長街、府右街、地安門等。歷史博物館前的布告欄上貼了許多傳單、報紙複件等。見一份外地高等學校聯合會的“緊急通知”，云部份外地學生任意截車來京，橫沖直撞，造成不好印象，希望注意。

26日《文匯報》說學生領袖連夜開會商議下一步行動計劃，與會的300人中有282人參加投票，其中56%的人主張繼續堅守廣場，28%的人主張在全球華人大遊行後撤離，13%的人主張在政府答應最低要求後撤，3%認為應走一步看一步。又言原來學運之聲只廣播新聞稿件，每晨廣播貝多芬的歡樂頌；現在又加播流行歌曲。日前五月花樂團來演出，聞臺灣一位歌星正接洽來此表演，屆時當實況轉播。從這兒還得到如下的信息：有20萬軍隊被阻在北京外圍，離市區最近的距天安門約1小時路程，處於第二圈的有兩小時路程。萬里今住上海西郊賓館。創吉尼斯世界紀錄的是：學生絕食達7天之久（中美合作所囚禁的中共地下黨員曾舉行絕食，持續了3天）；參加絕食的人數達3000人；政府對絕食人員不理不睬；政府用直升機向人民撒傳單；戒嚴宣佈多日，人民仍自由地集會遊行。據統計，從5月27日至28日，進京的外地大學生計500人，離京的1488人。

聽說《新聞出版報》載文評戒嚴令“嚴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宣傳”的說法。

廣場東側與歷史博物館相對處是香港捐贈物資接受處，工作人員正用繩子圍出一個地盤。一輛運貨卡車停在欄杆外卸貨，人們從車上卸下一箱箱的食品，問之，知是用募捐的款項購買的。人們在整理成堆的紅色行軍帳篷和黑色塑料袋，有些塑料袋的口敞開著，露出其中裝著的食物。香港同胞到目前為止向學運捐款達120萬美元。又聞廣場上每天要支出8萬元人民幣。

自星期二以來，官方在人民大會堂前架設高音喇叭，天天大聲廣播。今天天安門前的高音喇叭反覆播放“西城區五市民致戒嚴官兵信”。

長安街有交通警察偵勤。遊行隊伍來到後，街上的人一下多起來。有兩個人站到警察指揮臺上攝影，被警察推下去。

新華門前新增一塊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製作的白色泡沫塑料板，上書魯迅語錄：“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想，什麼兇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渴望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這兒還有如下的標語：“完了？沒完”、“不要在槍口下生活”、“北京不要在槍口下生活”。

5月29日，星期一 晴

在街頭見到香港報紙的影印件云：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趙紫陽堅持說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並提出辭職；閻明復支持趙紫陽；後趙紫陽以患重感冒的診斷住院。

天安門廣場上外地高等院校的旗幟多於北京院校。毛澤東紀念堂北側攔出一個區域，用以安放香港人民捐贈的旅遊帳篷。帳篷均不大，或紅色或藍色，除門外還開有小窗。這兒立有校旗的外地院校有：安徽大學、延邊大學、湘潭大

學、武漢工學院、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山東大學、山西大學、合肥工業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浙江師範大學、武漢鋼鐵學院、撫順石油學院、西南師範大學、中南工業大學、淮海大學等。見淮海大學校旗上所書校名系胡耀邦所題，這所學校以前未聽說過，問學生方知該校於1985年在連雲港成立，師資來自江蘇7所大學。廣場上有一張通告，說今天傍晚在廣場舉行民主女神像落成典禮和慶祝活動，中央美術學院等10所藝術院校的學生製作一座高5米的民主女神塑像，準備安裝在廣場。

《人民日報》報導，學潮以來，進京離京的外地大學生達37萬人次；最近來京的學生人數減少，而離京返校者每日在3萬以上。據統計今天來京的學生僅120人。

中午，前幾天在廣場見到的雲南大學學生N□T□和H□H□來訪，說他們打算回昆明，但因未帶學生證，無法免費坐車，向我藉口140元，並開具借條。我送他們出去，而且攝影留念。

夜間與B一同到北大訪友不遇，遂於三角地看大字報。該處學生的廣播站在廣播。而同一地點另一高音喇叭在廣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聽說這喇叭是今天剛安裝的。一張署名“生物系研究生彭嶸等10人”題為“倡議書”的大字報云：“為了抗議李鵬等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無法無天愚弄人民、強姦民意等一系列劣性，我們號召北大以及全社會每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熱血男兒用各種特殊方式來表示我們極端的憤慨和絕望。這種特殊方式就是剃光頭。昔日反清義士以剪辮子表示他們追隨革命，推翻帝制的決心。今天，我們毅然削去滿頭烏發，顯示我們追求民主，反對獨裁專制之充份信念。”北大“籌委會”在廣播中號召同學們積極參加“空校運動”，建議同學們在一周內撤出學校，回家鬧革命。

C等今夜去廣場看安裝女神像，但不久即歸，說女神像今天不能安裝完成。

聽說北京體育師範學院今天傳達文件，說“趙紫陽同志的一些行為違反黨紀”。該學院黨委書記華鑫在大會上提到全球華人大遊行時說：華人遊行，中國人參加幹什麼？在座的教師們想笑又不便笑。此人是崇實中學校友。

5月30日，星期二 晴 

今天早上聽電臺廣播一段不新的消息：24日軍人陳子平在維持秩序時被群眾推擠到車輪下，車輛突然開動，陳子平被碾壓喪生，有關部隊給他記一等功。

我到天安門廣場去，見國旗杆南側40多米處有用鐵管搭成的架子，幾位學生在對一尊高10米、用塑料和石膏做成的民主女神像作最後的加工。廣場上

一輛防疫車在噴灑藥水。又見到有幾堆衣服、被褥似乎已為人拋棄，任人踐踏。學運之聲廣播站駁斥今早電臺對陳自平事件的報導，說官方的報導前後說法互相矛盾，5月25日《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均說該軍人站在車上向人群招手，車輛突然加速，他站立不穩，頭朝下跌到地上，傷重而死；如果是在人車擁擠的環境中維持秩序時被推到車輪下，則此時車開得極為緩慢，不可能將人壓死。我回到女神像處，該塑像已經安裝完畢，身上覆以紅綠綢布。安裝者正在用鋼鋸將鐵製的腳手架鋸斷。周圍觀看的群眾數以萬計。揭幕儀式開始時已經十點多鐘了。一位學生宣讀《民主之神宣言》：“親愛的同學們、戰友們、同胞們：今天在人民的廣場上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之神’，我們把她奉獻給絕食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持我們這次民主鬥爭的人民。”“久違了，民主之神。七十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聲呼喚過你的名字。為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七十年嗎？民主之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徵。民主之神，你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你是1989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我們堅信真正的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這一天會到來的。中國人民把民主之神永遠掛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保衛天安門指揮部在紀念碑的臺階上舉行新聞發佈會，有中外記者參加。“外高聯”的負責人李錄代表指揮部講話，說：“現在局面已到了一個緊急關頭。”“學運發展處於一種非常悲哀的境地。”“我們認為目前的政府已失去了對話的資格，我們希望恢復對話，但要政府答應四點：一、撤消戒嚴令；二、撤回軍隊；三、保證不對參加這場運動的任何人進行任何形式的秋後算帳；四、實行新聞自由，公開報導。只有政府答應以上要求，我們才能與政府對話。今後，我們仍堅守廣場，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同時發動更廣大的同學參加到這場運動中來。”

到中午廣場上的群眾多已散去。廣場東北角為工人自治聯合會所佔。這兒的欄杆上還掛有幾幅橫幅：“瀋陽愛國市民自治會聲援團”、“國正民心順，官清民自安”、“天津工人自治會聲援團”等。

新華門前，在此靜坐的人並不多，武裝警察也僅剩10人，6人分坐在大門兩邊，大門前4人站立，其中2人手中執槍。聽說今早六時此處武裝警察數量仍很多，成排坐在門前。這兒放著一個募捐箱，內中的錢並不多，有一元一張、十元一張的。此處還有一張大字報，上面寫著：“最新武打片《屠刀》，中國武打明星李鵬主演。歷史片《垂帘聽政》，歷史舞臺老演員鄧小平主演”。

路上見到一張傳單上寫著：5月27日香港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會中募得1300萬元。

今夜電視新聞報導，天安門廣場管理委員會宣稱，有人在廣場樹立什麼女神像，這種做法不合國情云云，語氣甚為強硬。又播出豐臺小學生與戒嚴部隊士兵聯歡的場面，說小學生致信廣場的大學生要求他們退還廣場。

示我一份文件：“緊急通知：在京直屬單位的黨團員和職工，一律不要到天安門去遊行和聲援，不要聽信謠言，也不要搞串連活動，要堅守工作崗位，以實際行動貫徹執行中央和國務院的重大決策。中央國家機關工委 1989年5月30日”

5月31日，星期三 多雲 

早上去天安門廣場，民主女神像前聚著許多人，或觀看，或照相。學生糾察隊在負責守衛。在此處也遇到幾位熟人。在此見到幾份傳單，上面有如下內容。官倒是 指這樣的人：1、掌握進出口許可證；2、有進出口權；3、具有資金。鄧樸方即是大官倒，他曾將3000元一噸購入的聚乙醯以9000元一噸的價格賣給大慶，賺得7500萬元。他進口的彩色電視機原價為5000元一臺，但售出後即獲暴利。5月22日一位軍官意外死亡，當日北京電視臺報導該人是從車上跌下致死，電視鏡頭顯示地上有血跡，而血跡上並無轍痕。昨天中央廣播電臺卻說，此人是被群眾推擠摔倒在車輪下被壓死，死後被認為烈士。這些報導前後矛盾。25日1時45分有6個人在新街口外大街鏟刮傳單，被市民抓住，交給路過的8位北師大學生帶回指揮部，問之，知道他們是從事環保的民工，現住鼓樓西大街23號地下室，一早被環保所所長陳文光叫起，讓他們上街清除標語傳單，通知他們可於清晨2—6時工作，白天休息。北京新聞界、知識界、文化界辦的《新聞快訊》發表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紅旗不倒，正義必勝”，說：“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牢牢地守住天安門廣場，繼續把這個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掌握在我們手裏，這樣我們就可以掌握運動的主動權。”“天安門已經成為全國民主運動的中心和象徵，是我們最重要的陣地，是民主革命的聖地。只要天安門廣場的紅旗不倒，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就不會熄滅，我們就會對李鵬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其垮臺。”

目前在廣場上和新華門前有22個省、市、自治區180所高等學校的300多面旗幟。

廣場北側工人自治會設有一個廣播站。這兒還有一條橫幅：“祕密抓人，暴露嘴臉”，原來北京市公安局於29日以了解情況為由將工自聯的錢玉明（鐵路局車輛整備車間工人）帶走，以後錢玉明一直未歸；工自聯的執行委員沈銀漢於30日晨被公安局綁架。今天工自聯的代表和法律顧問要去公安局交涉，要求公安局證實他們是否被扣留。後來得到的信息表明，尚有千餘群眾前往公安局，30餘名警察將代表與群眾隔開。公安局對工自聯代表說工自聯是非法組織，代表回答這與本次要求無關。公安局又推說不了解詳情，代表強調公安局有責任回答這問題。中午見到50多名大學生騎自行車在廣場西側路遊行，舉著橫幅“還我工人老大哥”。

廣場北側的欄杆上掛著幾面橫幅：“我們絕不倒下，讓劊子手顯得高大，好阻擋那自由的風 北島”、“勇敢地照例起來，工人老大哥 盛綱”、“政府逼

工人反遊行”、“天安門廣場聽廣播有感 兼贈李、楊二君 縱使瓦釜鳴聲
入雲，怎與黃鐘比高下！算你喇叭響天下，假話就能變真話？ 潘霓 1
9 8 9 □ 5 □ 2 9 ”。

新華門前靜坐的人數不多，武裝警察也只有 8 人，其中 6 人分別坐在大門兩邊的小馬札上，另外 2 人站在門前。

北京電視臺的新聞節目報導：順義、大興、懷柔三縣數以萬計的農民、職工、教師和機關幹部在官方的組織下分別舉行集會、遊行，所用標語、口號和橫幅有：“堅決反對動亂”、“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同志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解放軍萬歲”、“打好三夏這一仗”等。國家教育委員會於 29 日要求各高校學生儘早復課，並說定於今年畢業的研究生、本科生、專科生在不降低要求的情況下如期畢業；今年高校入學考試的時間不變。

今天晚些時候得到的消息說：北大“籌委會”號召學生去北京市公安局靜坐，抗議公安局拘捕工自聯三名領導人。晚 8 時，北京市和外地高等學校學生 1000 多人在天安門廣場地區遊行，抗議公安局扣留三名工自聯常委和“飛虎隊”隊員。夜 11 時，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說，北京市公安局在壓力下無條件釋放工自聯的三名領導人。

聽到有關民運分子的消息。沈銀漢 5 月 30 日 2 時在北京飯店與外國記者談話，後騎自行車離開飯店，路上一輛“廣州 505”汽車開過來橫在他的自行車前攔住他，問你是沈銀漢嗎？得到肯定的回答後汽車中人將他拉上汽車毆打。這些人說明自己是警察，把他帶到某處審問到 5 點。在扣押地點他見到飛虎隊隊長趙存忠。後來警察又提審他兩次，並把他母親找來做他的思想工作，逼他在悔過書上簽字，2 時將他釋放。趙存忠是銷售服裝的個體戶，在東單營業。5 月 25 日被捕。據說一部份飛虎隊隊員有前科（刑事問題）。

6 月 1 日，星期四 晴 

今天在家中工作，未曾出門。《北京日報》刊載一篇署名“某省師範大學三年級學生”的文章“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言自己在一個月內二次來京，看到北京和廣場的現實情況，經過反思，決定離京回家，並說：“民主和自由的實施，也有一個過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這一點我們必須明白。事態發展下去，將會出現我們所無法預料的、不可控制的、同時大家又不願看到的局面。”“天安門廣場上事態的發展已走向與原來願望背離的方向，確有少數人在煽風點火。作為受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應受到蒙蔽。廣場上蜚短流長，令人目不暇接，可經過冷靜一想，純屬子虛烏有。”“我們外地大學生可不要被人當成槍杆使！”“請大學 生們——我的同齡人自尊自重自愛，不要再做那些有損於國格、有損於自己的事了。”作者號召外地大學生馬上離開北京，返回本校。

當夜，北大出現抗議《北京日報》刊登該文，認為該文是編輯部偽造，建議同學們次日到北京日報社門口火燒這份報紙。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在學校門前演說，聲明明日將到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它說：“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來就是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說，我是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當黑手，我反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榮光！”“我明天下午要去絕食，這是由我發起的，參加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健。”“我們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我想借這次絕食告訴國內外的輿論，所謂的一小撮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是公民，他們有權利，有義務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一份署名“北大宣傳部”的傳單在北大南門等處散發，傳單說：“據悉，政府6月2日將組織各部門、各單位黨團員70萬人大遊行，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支持戒嚴令。”“我們號召廣大人民團結起來，不要被政府的威脅嚇倒，堅決抵制這次遊行。”又悉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和她的丈夫封從德，今天清晨4時被四名身份不明的人綁架，但為糾察隊員截回。

6月2日，星期五 晴

今天熱甚。在街上讀到傳單，言李鵬在莫斯科動力學院學習時成績不佳；他曾動用100萬元軍費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游泳池修建一處休息室；訪問某國時一次聲言其妻丟失貴重首飾，並要求賠償，後來又在沙發找到該首飾，而那其實是贗品。一份傳單上說擬辦一份《人民之聲報》，聯繫地址是：北大86014信箱 編輯室，林院平房23排127號。

下午到天安門廣場，未聽到官方廣播站的廣播。4時，學運之聲廣播站在播放新絕食宣言，北師大講師劉曉波、四通公司工作人員周舵、高新，和歌星侯德健四人在紀念碑前發表“‘6·2’絕食宣言”，稱準備舉行42—72小時的絕食：“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是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說他們絕食的目的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呼籲學生和政府以和平談判協商來解除雙方的對立”；“呼籲全社會應及時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告訴國內外的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是有責任感的公民”；“逐步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和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宣言呼籲“政府和學生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學生與侯德健等四人進行了問答。侯德健說計劃聯絡各界學者、知名人士300名組成絕食團，每3人為一組，每組絕食3天。他說等李鵬看望絕食學生時學生不該請他簽名。問：有人建議以毛澤東紀念堂為基座建立一座永久性的女神像，你以為如何？候答：我將為此募捐。一位新聞界人士問：袁木說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候答那是胡言，我們連開天窗的權利都沒有。並說要搞有情調的民主，要在此呆半年到一年，建立一所廣場民主大學，請人來此講課，夜間可辦民主沙

龍。自由屬於每一個中國人，誰都可以發表意見，包括錯誤的意見。他又說，政府組織的反遊行是格調低下的喜劇，缺少幽默感。又大家都有保持清潔、美化廣場的義務。

見到一份橫幅：“貴州高校——天南地北大學生首都慶六一”，問貴州來的學生，方知今天上午許多小朋友到廣場來，舉行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的活動，大學生將紀念碑北側的地方騰出來，給小朋友們使用，他們又向小朋友贈送禮品。

6月3日，星期六 多雲



上午單位傳達李鵬、楊尚昆、喬石的講話，但傳達的內容比街頭傳單上的還要少。聽說昨夜在木樨地發生軍車撞死市民的事件。又有人從護國寺回來，說該處有軍車被群眾所堵截，便與同事U一同騎車去看。到該處果然見一輛往南開行的大轎車被大批群眾包圍，停在路邊，車上坐滿了人。我們湊近車窗往裏觀察，車裏的人上身穿著白襯衫，下身則穿軍褲，車座下露出槍管。群眾對這種企圖喬裝打扮攜帶殺人武器混進市區的做法十分憤慨，紛紛往車身上貼標語，如“反對李鵬製造動亂”等。有的學生上車與士兵交談，有的學生和市民爬上車頂。人們問士兵從哪兒來，答云是北京軍區的；有的說他們已經兩天沒吃過飯，但群眾並不相信。一位士兵要小解，幾位群眾自願押著他上廁所，過了一會，又見他被押解回來。見到這種情景，群眾也不由笑出聲來。在此呆了一會，軍人與群眾仍相持不下，我們決定到別處看看。在街頭見到一張傳單，是《民主自由報》通告，云歡迎投稿，稿件請寄北京師範大學13號樓533，535號中文系87級研究生熊玲平，或打電話2012288—2479找李會民。經過南池子3號（1946年中共代表團駐地），只見大門緊閉，許多群眾擠在門前，從門縫向內觀看。

問人方知此處現為部隊的招待所，住有士兵150多人，現在北師大地理系的學生已進去做工作。我也從門縫向裏張望，看見院中插著幾面紅旗。在圍觀的群眾中有一位帶著小孩子的婦女，有人問她：“你就不怕他們打人？”她回答說：“誰能打中國的花朵？”在此等了一會沒有人出來，我們也就離開了。天安門廣場上還有人在搭帳篷。學運之聲和工自聯的廣播站正在播音，前者在播放侯德健的歌曲“龍的傳人”，而官方的廣播站卻沒有聲息。廣場上見到這樣的橫幅：“慘案即將發生，同胞趕快行動”、“今日絕食：侯德健、劉小波、周舵”。在北京第六醫院的救護站與兩位年輕的醫務人員交談。他們說是自願下班後來此負擔救護工作的，原來醫院還向救護站提供藥品，後來停止了藥品供應，用藥只能靠募捐的錢款購買。該院副院長王功立是藥劑師，他對來廣場的醫務人員從不支持。

下午1時許，民主女神像下舉行記者招待會，但十分擁擠，我擠不進去，那兒在說什麼，也聽不清楚。我在廣場逗留到2時許。聽說2時復興門有人抬棺遊行。經過新華門時該處圍觀的群眾甚多。我擠進去一看，見靜坐圈已縮小，門前展出菜刀、鐵鍬、鉤子、用電線纏成的鞭子等兇器以及軍衣等物，這是軍人

穿著便衣潛進市區時攜帶的，被群眾發現繳獲。

這兒拍照的人很多。近六部口處，見中南海的圍牆裏有人在錄影，拍攝街上的情景。路上的行人向錄影高喊：“下來、下來！”錄像者也不答理行人。一輛掛部隊車牌的大轎車往西行駛，被群眾截住，我看車內倒是空的。在北新華街北口與長安街交界處停著兩輛大轎車，車頂上站著幾位群眾。聽說這是裝載武器的軍車，被群眾攔住。不知何處在廣播戒嚴部隊的通知。

忽然聽到有人喊：“大兵來了！”只見從府右街傳來一陣整齊的跑步聲，人們紛紛走到那裏觀看。我把自行車停在拐角處的馬路邊，也跟著過去。給這群人開道的是三四十名身穿白色制服的警察，內中有許多人已經頭髮花白。隨後是數百名防暴警察，個個是彪形大漢，頭戴鋼盔，手執黑色警棍，兇神惡煞般地從北向南跑。一名警察拿著話筒叫行人離開。一位群眾準備拍下這個鏡頭被他呵斥。一位老工人推車橫過馬路，被警察推開。他正要責問，旁邊的人說：“別理他們，他們是畜生。”人們又紛紛向長安街跑。我去開自行車的鎖，一位女士在我旁邊開鎖，不知為什麼一位警察過來推了她一下，她連人帶車跌倒在地，她爬起來正要質問，那警察已經回到隊伍裏去。我們索性站住觀看。武裝警察在十字路口東側組成人牆。許多年輕人在十字路口西側路南的人行道上大罵：“流氓！”，並且從地上撿起碎磚石子扔向警察，但多數碎磚和石子都扔不到警察處，個別扔得較遠的被警察拾起扔回。我們站在北側的人行道上。有幾片石子被警察扔到我們這個方向，正好身邊有個小院，於是我們退到小院的門口。

忽然聽到槍聲。原來是警察在施放催淚彈。只見對面人行道上冒起一股白煙，一股刺鼻的臭味彌漫了空間。大家連忙掏出手帕捂住口鼻。警察連續施放催淚彈，一時間，白煙漫天，藍天都看不到了。我們都感到喘不過氣來，眼淚、鼻涕不斷往下流。大家退入小院內。院子很小，院內沒有人，卻放著一盆清水，想是好心的小院主人所放。大家把手帕浸濕了水，掩住口鼻，再出來觀看。但這種措施的保護作用有限，不久大家都感到窒息，眼也睜不開。有人喊：“閉眼，用嘴呼吸。”我們照辦了，可這個辦法也不起作用。又有人陸續躲進院子。不一會我們的咽喉都非常難受，感覺透不過氣來。於是有人敲院內房屋的門，希望能進去躲避。沒有人答應。有人說：“如果開了門，放進去毒氣，會更嗆人，不如院子裏還有點風。”有人發現院子北牆處有一扇小木門，不知通向哪裏。大家使勁敲門，沒有反應。一位小伙子用力將門撞破，門後是一個大院子。20多人湧了進去。那裏空氣比較好，毒氣還未彌散到這裏。這裏有一排水龍頭。大家忙用清水洗臉。能自由呼吸了，這才顧得上說話，一位工人說他是在去上班途中趕上催淚彈的。一位老人說他只是路過就被熏進來了。這時出來了幾個院子裏的人員，問我們是怎麼回事，還打算將我們驅逐出去。

我們說外頭危險，出不去了。於是他們告誡我們不要亂走，就呆在原處。聽得到外面不斷傳來施放催淚彈的槍聲和群眾的呼喊聲。又過了一會聲音都平息了，我們決定離開。問清了路徑，我們從前門離開這院子，出了前門，我們發現自己是在府右街上。原來這兒是府右街37號水利電力部第一招待所。這時路上已經沒有警察，平民卻很多，人們一堆堆地在交談。見到一小股學生舉著清華大學的旗幟向東行進。聽說剛才警察打傷了幾名群眾。有人出示他檢到的催淚

彈殼，說要保存起來 作為紀念。馬路當中的隔欄此時又被群眾拉開用作路障。新華門前靜坐的人群已被驅散，示眾的兇器也被警察奪走。原來聽說西單路口陳列著繳獲來的準備鎮壓人民 的兇器，此刻也無影無蹤。西單十字街頭，兩輛大轎車被橫在馬路當中擋住東西向的車道。

我繼續向前行。在木樨地，可以看到南側 3 2 0 路公共汽車站處路邊，有一塊地面被用繩索圍著，地面上倒著兩輛自行車（一輛男車、一輛女車）和一輛平板三輪 車。繩上掛著一條白布橫幅，上書：“四人無辜喪生軍車下！慘！”下署名“河北師範大學”。地上則用粉筆寫著：1 0：4 8，一武警車高速行駛（1 2 0 公里 / 小時），到此撞毀隔離欄杆，車翻滾停於地鐵口，車內人未傷，撞翻自行車及三輪，一婦女當場死亡（王新民，3 7 歲，城建開發總公司工作），三人送天壇醫院，途中死一人，後共死四人。田玉林，3 7 歲，城建開發總公司科級幹部，遺一女（田夫婦之女田思思，7 歲，一夜間成孤女）。司機及車中二人十分鐘後為交通警帶走。公安局欲帶走武警車，但被阻。車牌藏於車內（B J — W J — 1 5 2 5），有匕首二及一警燈警棍。在路邊停著一輛褐色的小麵包車，車型為 P a j e r o。一位青年站在車頂上，手拿兩塊車牌出示眾人。

我接著回長安街去，途中見一位壯年男子扶著一輛自行車停在路邊，車上坐著一位小姑娘，男子手拿一張從紙板箱上撕下來的紙板，上面寫著：“同志們，別再相信政府了。我是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也是毒瓦斯的受害著，我 3 歲的女兒也是。”周圍的人紛紛給他們拍照。長安街上人潮如湧，騎車是很難過去的。我們到平安裏 看看，那輛被阻的軍車仍被阻在那裏。聽到圍堵軍車的群眾說：“他們還喝北京啤酒吶，喝完好打北京人？”有人喊：“回家種地去吧！”幾小時在外面奔走，我又 渴又餓又累，便決定回去。天已黃昏，C 仍未歸。收音機和電視節目中一直在廣播戒嚴令，雖然大家相信不大可能出大問題的，但形勢確實在緊張起來，這也令人擔 心。天黑之後，C 才回來，原來因為交通車已斷，只好步行了一個多小時。T 君來借自行車，還車時告訴我們，他在 C 立交橋見到 4 0 多輛軍車被群眾攔截，群眾勸 軍人退回去，不要鎮壓，軍民還一同唱電視劇“便衣警察”的主題歌，關係還是很融洽的。T 說，今天下午 2 時半許，有一萬多士兵欲走出人民大會堂西門，被群眾 堵住，雙方對峙良久，部份群眾向士兵扔東西，也有部份士兵還扔；僵持到下午 6 時，士兵撤回大會堂，這時群眾報以掌聲。午夜，D 方歸，說與同學一起到天安門 去，想回來時沒有交通工具，幸遇好心人用自行車帶他們回來。

6 月 4 日，星期日 陰轉雨



晨起因擔心昨夜天安門廣場發生衝突，即打開收音機，新聞節目云，昨夜天安門廣場已清場。戶外人們在交換消息。都說出現血案了。我們決定到海淀學院區去看看。街上市民三三兩兩在交談。花園路上聽人說今天一早見到許多學生手拿血衣從天安門廣場走向學校，哭訴軍警血腥鎮壓的暴行，還看見一位北大女生，衣衫襤 褸，坐在路邊大哭。請來北醫三院的醫師，診斷是精神過度緊張，

就截了一輛出租車將她送回北大。三院已收 80 多位傷員，多為學生，多為槍傷。太平間內尚有 20 多具屍體，其中一具為坦克壓死。聽者無不義憤。傳播的還有如下信息。有三位士兵經過，被群眾打傷。今晨北航門口和薊門橋均有軍車經過，為群眾截住，士兵下車逃跑。政法大學停有五具屍體。一輛軍車從西向東急駛通過北太平莊，壓死一位 73 歲老婦人。一位老人說學生不聽政府的話，死也活該，當即被人斥責。去 V 君處小坐，他剛去北醫看外甥女，知其無恙，方始放心。

下午，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一輛 130 貨車在路上緩緩而行，車上載著一具 9 歲男孩的屍體，覆蓋著無色的塑料布。男孩的母親也坐車上，神態木然。另一位女士手持話筒對路上的群眾說：“這就是九歲的暴徒，政府是多麼殘忍！”說著聲音也哽咽起來。她又把從孩子身上取下來的一枚子彈頭給大家看。鎮定了一會，她高喊著：“打倒李鵬！”“血債要用血來償！”一位青年拿出五元錢請她交給孩子的母親。在北航門口有兩輛軍車被焚毀，其中一輛還在冒煙。地上扔了碎磚頭。經過北師大門口時見那裏站著許多人，並聞到一股難聞又熟悉的氣味，問人才知道剛才駛過一輛警車，向人群投擲了一枚催淚彈。這大約是 7 點鐘的事。

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由播音員杜憲和張宏民主持，他們身穿深黑色的衣服，面容嚴肅，讀戒嚴令時有氣無力，如宣讀悼詞；播到廣東發生災害的新聞時杜憲聲音哽咽，而且掉下淚來。聞他們曾因參加遊行而被記過。

6 月 5 日，星期一 陰

今天人們一如既往地等班車，卻等不來。大家判斷班車是不會來的了。馬路上行人稀少，也不見交通車輛。我們騎車到單位去，整個樓內冷冷清清，來不了幾個人。走廊里士們互相交換信息，對軍隊的暴行無不齒冷。

L 說 4 日清晨去南河沿買菜，恰遇一支坦克、裝甲車隊從北向南開行，一路開槍掃射。U 說因為兒子一天沒回家，很不放心，到復興路去尋找，路上遇到軍車掃射，只好背向馬路，將身體緊貼牆壁，用一只眼睛觀察，如此呆了一個小時，感到極為義憤。V 說他的住處離長安街不遠，清晨約 3 時，被槍聲驚醒，便出門觀看，見到三四十個人只穿著背心、短褲走在路上，問之，答曰他們是武警，因看不慣鎮壓人民的行為，決定不幹了，便脫下制服回家。又傳說六部口也有兩車武警抗命。W 住在復興門外，6 月 3 日夜 10 時起軍隊即從西而東，向天安門方向掃射進發，並且向住房開槍。見到有房間開著燈或有人到陽臺上去便射擊；一位保姆在廚房中勞作，即中彈喪生。

今天是不能再做甚麼工作的了。聽說政法大學裏停著被槍殺者的遺體，我們商議不如去看看。我們先到政法大學的東門，東門緊閉著，於是繞到北門進去。北門很小，卻人來人往，十分熱鬧。從北門進去，一拐就到東門內的廣場，廣場上，學校的師生、市民一堆堆地交談著。地上還扔著兩輛已損壞的自行車、一

頂軍帽、一件 染有血跡的軍用雨衣。東門外仍聚集許多人，隔著欄杆朝裏張望。有幾個學生翻過圍牆爬進來。正對東門的主樓的門關著，一扇門上的玻璃已經打破。我們從這兒往裏面看。只見大廳裏擺著幾張長桌，桌上躺著幾具屍體，身上和身旁放著冰塊。靠門的一排課桌上擺放幾盆文竹。門楣貼著橫幅：“為死者志哀”，門柱上的對聯是：“血債血還”、“浩氣長存”。兩位學生說，他們是從天安門廣場逃回來的，軍隊向人群開火，他們因為走在人群中間，得以生還，而走在旁邊的糾察隊員多已死難。

一位蹬平板三輪的個體戶說，4日他們用三輪車將傷者送往醫院，一車就拉三個人；死者也是用三輪車運走的。

校園裏張貼的一張北大傳單描述了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離的情況：6月4日晨4點45分在廣場絕食的侯德健與當局交涉，他將徵求學生的意見，問他們是否願意從廣場撤離，要求學生用喊聲表達自己的意願。結果喊“撤”的聲音較高。於是決定廣場上的學生全體撤離。撤離從5時開始。軍隊已包圍了廣場，只允許學生從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撤出，並留出小胡同一樣的一條通路。人們走得匆忙，通路過於狹窄，十分擁擠。學生撤到大路上時，裝甲車向人群沖來，一時間便撞死多人。大批軍人從故宮、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人民大會堂等處湧出，前面由裝甲車開道。這時廣場已經斷電，探照燈從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頂上照向廣場。裝甲車也在廣場上橫沖直撞，自由女神像被推倒，守衛在像前的學生即時死難。裝甲車又壓向帳篷，還呆在帳篷中不走的學生被壓死。一時間自南向北槍聲大作，軍人向撤退中的學生和市民射擊，裝甲車也追趕著碾壓。學生和市民原以為軍警至多使用警棍、催淚彈和高壓水龍，沒料到他們居然用起真武器來，慌作一團。在六部口，坦克就壓死清華大學學生11人。後來軍人用鏟車將壓成肉泥的屍體、破碎的帳篷和衣物堆起來焚燒。傳單說：“請記住6月4日這黑暗的一天。”

一位醫務人員說：當時他們在廣場救護傷員，情況十分危急，他們只好撤上紀念碑，意志堅定的人／受傷的人／體弱的人便墊了後。軍人向紀念碑打槍，擊得火星四濺。醫務人員又救治了5名受傷的士兵，其中3名送去繼續治療，兩名傷情較輕，治療後即送回部隊。部隊接受傷員後對醫務人員說：“我們是執行任務，你們不撤，後果自負。”在廣場上一位協和醫院的醫師中彈身亡，中日友好醫院一位醫師腰部中彈。一位女學生說她來自新疆大學，當時在廣場上的新疆大學學生有十多人，現在只剩下她一個。說著不覺悲泣。市民們都勸她要堅強地活下去，繼續鬥爭。

我們離開政法大學到外面看看，見到許多地方，如四道口、車公莊、復興門、復興門外大街、西單等處均有一些軍車被焚毀，馬路上的隔離欄杆被凌亂地拉開用作路障，地上雜亂地扔著石塊。有市民說他們知道有一些軍車其實是軍人自己燒掉的，用來嫁禍於學生。我們見到許多人包圍住一位男子，原來他在拍攝焚毀軍車，他拿出記者證，群眾也就不再糾纏他。一位工人說他剛才給廠子打了個電話，廠長說今天有2%的工人沒上班，於是鍋爐都封了。旁邊的人說現在還上甚麼班，給誰上班？

在兩個立交橋下還貼著李鵬、楊尚昆的講話。旁邊又貼上新的傳單，一張傳單說：6月3日晨，部隊從復興門、建國門陸續入城，許多人身穿軍褲和發黃的白襯衫，塑料袋裏藏著菜刀和壓縮的食物。有的人腰帶菜刀、鐵棍，軍帽內藏著勒人的橡皮帶。如果軍人被學生、市民截住也不反抗，卻將東西交出，意在栽贓。一張傳單說：6月2日晚上10時49分，一輛武警吉普車開道，兩輛軍車隨後，向復興門方向開行。吉普車撞上馬路牙子，造成四人死傷，死者田永林，男，37歲；王新明，女，36歲。余二軍車闖了過去，但到西單被群眾截住。一輛車上是士兵，一輛車上是軍官，車裏帶有槍械，車窗用軍衣、軍被遮蓋。這情景被CBS和澳大利亞ABC的記者所攝。我注意到各個報導相互間有矛盾。如一份報導說：木樨地發生特大交通事故，武警車輛從萬壽路開往機場路駐地，車號31—WJ—1515；因車速過快（65公里/小時），路上又有水，係車撞上人行道。但所附照片中青年政治學院學生舉著的車牌卻是A—07—0042，不知孰是。

我到Z會打聽消息，那兒也沒幾個人，AA說因為住得遠，又無交通工具，最後截了一輛救護車才能到單位來。在R立交橋橋面停著四輛軍用卡車，橋下又有十多輛坦克，坦克旁邊站著持槍的軍人。離橋不遠處有幾幢住宅樓，此時對著立交橋的窗口多掛著窗簾。

讀到一份“六二絕食宣言”，云：我們不是為了死亡，而是尋求真的生命；不是請願，而是抗議軍管戒嚴；中國的政治文化是以暴易暴相互仇恨，致使人們相互仇視達數十年，階級鬥爭為綱達其極致。民主意識則與其相反，要寬容妥協。市民對學生的態度多為同情，還缺乏全民民主意識。需要的是參與，但不是要打倒XX，要的是政治改革。寧要十個互相制衡的魔鬼，不要一個權力大的天使。政府的失誤在違背民意，成為人民的對立面；學生的失誤在於組織得不好，效率不高，物質浪費，財務混亂，和非民主化因素。但主要的失誤在於政府，我們反對李鵬，他也有發表意見，即使是錯誤意見的自由。絕食時間從6月2日到5日，絕食人：侯德健（6天後要去香港灌唱片，絕食時間為2天，只飲開水，不用含糖分、脂肪、蛋白質的食物），劉曉波（文學博士，北師大中文系講師），周舵（原北大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四通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高新（中共黨員，原“北師大周報”主編）。

聽第八醫院醫師云他們醫院處理了100多名傷員，太平間內尚有11具屍體。午間聽收音機內播送中共中央、國務院告黨員和全國同胞書，播音員語調悲涼，好像在念悼詞。

聽到的傳言甚多，如：某局地處64軍與27軍執行任務地區交界處，64軍較為理智，4日清晨6—7時有三四十名學生逃入該局院子內避難，工作人員將大門緊閉，並告訴64軍軍人剛才進來的是本局工作人員，請軍人注意局內許多房屋是木製，如果被武器擊中起火，文件便將付之一炬。4日他們見群眾從遠處向軍人喊話，做工作，軍人也回敬一梭子子彈。傳說38軍進城時不帶武器，現白雲觀後駐有一個團。傳一些大學，如北師大的學生打算上街遊行抗議軍人的暴行，被勸阻，現各大學紛紛設靈堂，張掛挽聯。又盛傳下午3—4時軍隊將淨街，人們不宜在外面久留。但時間快到仍未見動靜，或云是因為部隊火

拼。方勵之夫婦避入美國駐華 使館要求保護。

路上可見到黑人坐車經過，聞是去機場乘飛機回國。各處的商店不開門，只有少數書亭還在營業。聞蔬菜價格大漲，商販是冒著極大危險才將貨物運來的。有些地方，如和平裏可見西瓜攤和蔬菜攤，售價較貴，如番茄一斤 7 角至 1 元（以前 4 角），豆角 1.6 元 2 斤（以前 1.2 元），豌豆 1 元 2 斤（以前 2.5 斤），洋白菜 8 角 1 斤（以前 1.6—2 角）。衛生紙仍售 1.9 元 10 包。在一個菜場中見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群眾，與其中一位男子和一位婦女交談，另一位男記者在錄影。圍觀者甚多，大家對被採訪者的坦率很為嘉許，說：“真有敢說話的。”市內許多地方擺著花圈。

《午間半小時》未播新聞，播放《悲愴交響曲》三遍。

在門口遇到鄰居 Z Z 君，他剛從外地出差回來，因火車站開出的公共汽車已停，打算坐出租車回家，司機向他索要 100 元，他從其他旅客處得知，地下鐵路依然通車，便坐了一段地鐵，然後步行到家。他說許多大學生開始離校搭車回老家。

晚間看電視，中央電視臺和北京電視臺均在播放有關戒嚴的文件，但只播出文字觀眾自己看，播音員既不露面，也不出聲，這種情況以前從未見過。

收聽英國廣播電臺節目，聽到以下新聞。昨日死亡 7000 人。廣場東北角入口處群眾與軍人對峙，該處有坦克 10 輛，運兵車 10 輛。上午 10 時軍隊用機關槍掃射一輪。但群眾未被嚇住，軍人再度開槍，當場打死三四十人。一輛救護車開過來，被軍人鳴槍制止。下午，軍人又向對峙的群眾開火。槍聲一直斷續可聞。有一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一名瑞士旅客、一名意大利記者被拘禁於故宮（抑中南海）的地下室內，後獲釋。他們在那裏見到有六七十名學生被反綁雙手，身上有槍傷，還不時受到毆打。各國大使館告誡外國人不要上街。市內生活癱瘓。機場內有數百人等著離開。有幾個班次已被取消。昨夜仍可聞槍炮聲。下午天安門西側傳來爆炸聲和火光。建國門立交橋上有四五十輛坦克向西開行，似乎是 38 軍的軍車，目的是阻止 27 軍進城。白天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仍有 10 輛坦克和 10 輛運兵車與群眾對峙。又傳聞在南苑機場和西城發生過軍隊間的衝突。市中心大致平靜，軍隊處於緊張的沉默中。人民醫院已收治 300 多名傷員，其中有 30 人死，死者體內取出 0.303 口徑的子彈。市區商店大部份關門。僅食品店尚營業，顧客排成長隊。部份公交車輛在運行。瀋陽、大連、哈爾濱大學生遊行抗議軍隊暴行。廣州 3000 名學生中斷了五座橋梁的交通。南京 10 萬人 4 日在鼓樓廣場集會。上海的 143 條公交線路中，81 路公共汽車、27 路電車、27 路專線全線停車。杭州學生也曾上街遊行，並籌到捐款 1000 萬元。杭州大學全體師生遊行到五一廣場，在該處樹立一尊自由女神像和 Delacroix 的油畫《自由領導人民》、Rude《馬賽曲》浮雕的複製品。6 月 3 日，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美術學院學生大遊行。4 日師生認為絕食已無意義，政府已走向人民的反面，今後要罷課、罷工，阻斷交通、臥軌。美院隊伍來到省、市政府，強烈要求政府站到人民一邊，下半旗。兩天來京廣線交通不暢。武漢學生日日上橋，昨天交通中斷 7 個小時，44 列

客車遲到，83列無法通過。4日西安2萬學生遊行，發表演說，號召罷工罷市。傳國棉4—6廠、黃河機械廠、西安電機廠等已罷工。成都死傷300多人。前天蘭州市政府發佈緊急通告。菲律賓駐華副領事說：昨天下午2時接到留學生打來的電話，云軍隊進入北航等大學。對天安門事件，日本政府態度謹慎，召見中國大使，要求中國政府克制。歐洲許多共產黨譴責中國政府的暴行。馬歇參加了巴黎的遊行。英共領袖參加靜坐抗議。歐共體中止與鄭拓彬的談判。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云此是中國內政，外部施加壓力並不恰當，希望理智佔上風，中國急需走政治、經濟改革的路，對中國的事態既不支持也不譴責任何一方。葉利欽將其比作4月份的格魯吉亞事件。匈牙利《人民自由報》云：殺人不解決問題；統一工人黨將此比作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東德政府宣稱中國示威者是反革命，其行為是叛亂。越南政府支持中國政府所為。傳說38軍奉秦基偉之命從南、西兩路進入北京市區，並向27軍發出最後通牒，進入之時，西區有數百人向之歡呼。《獨立報》載，間諜衛星查明北京有30—40萬軍人，不能證實軍隊發生過衝突。聞今晚5時全城戒嚴，未見實行。7時後我們與鄰居一同外出，街上仍是人頭攢動。

6月6日，星期二 雨

各單位均停止工作。人們都呆在家中。今晨北京電視臺從九點才開始播送節目，並無早間新聞。B君來訪，言有親友在學院區，不知情況如何，意欲一訪，並觀察該處的情況，於是我們同行。約於正午下起雨來，我們帶著雨具，倒也無妨。在街頭見到6月4日香港《大公報》的複件，云6月3日夜至4日凌晨從木樨地到天安門一帶軍隊開槍射殺平民。一份傳單：5月31日夜間，柴玲及其丈夫被四個人綁架，為糾察隊所救。5月30日，工人自治會主任沈銀漢，工人代表錢玉明、向樂平被秘密拘捕。飛虎隊共被捕11人。5月31日，群眾和學生數千人集合在北京市公安局門口要求放人，他們於下午獲釋。6月2日，一輛裝甲車在建國門上另一輛軍車，當時死亡2人，一士兵腦漿外流，後來又死亡7人。該被撞軍車上的一位軍官與裝甲車上的人員辯論，被拉上裝甲車。裝甲車後為群眾截住並焚燒，車中軍人死亡2人，逃脫1人。

今日，《午間半小時》未播任何新聞，播放《悲愴交響曲》一遍。傅成勵重播了大陸人到海南島的事，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等語。

聽到如下信息。紅廟一位老婦人正在刷牙，見軍車入城便說你們應打鬼子，別打自己人，結果挨了槍托。6月(?)日，許多便衣攜菜刀入城，在木樨地集合，群眾覺察，從樓上往下扔玻璃瓶和磚頭。27軍進城經過軍事博物館一帶時記得此事，便一路射擊，軍博對面高幹樓被打死2人。又傳說從瀋陽來的40軍亦反對27軍。27軍入城時，上頭為防“瘟疫”，給士兵注射過“疫苗”(興奮劑?)。傳說天安門廣場內已駕大炮。高層鬥爭甚烈，楊尚昆在四輛坦克保護下離京；或云鄧小平今在上海，有謠傳他已故去，新聞中已辟謠云。傳前日國際廣播電臺播放天安門屠殺事件的播音員於15分鐘後被槍殺，同時遇難者有3

— 4 人，新華社同人為之佩帶黑紗。

許多地方街上停著焚毀的軍車，如蔣宅口有一輛，車上用粉筆寫著：消滅 27 軍。人民大學門前一輛。海淀路口地面有 2 處燒焦的痕跡。六鋪炕有 8 輛。人民大學的大門開著，卻冷冷清清。聽不到廣播。升著半旗。北航、地質學院門口均有花圈，鋼鐵學院大門口張掛挽聯，圍牆外一個花圈上有一布條，上書：“倪子（世聯），我們含淚送你”。北醫南門張掛黑色挽聯。躍進廳（學生食堂）門口也掛著挽聯，廳內設著靈堂。校園裏貼著許多標語、傳單等。一張傳單云：求治：本人一看“北京日報”、“人民日報”，一聽新聞廣播即頭暈耳鳴，視力模糊，胸悶，噁心。花園北路與學院路口南側擺放著一個大花籃，布條上寫著“悼念死難無辜市民”，係北醫學生所送。師大校門有少數人在交談，一位青年說，天安門廣場根本未放一槍，學生被槍殺是謠言，憤怒的群眾將他拖入校園。校園內不聞廣播，人也很少，許多大字報被撕去。一張新貼的大字報號召全體市民佩帶黑紗以示哀悼。從 A 教授處知除畢業班外學生多數離校，來自外地的學生多數回原籍。已知該校學生死亡 3 人，失蹤 20 人。清華大學校園內廣播今日校務會通知，云張孝文校長主持了一次會議，黨委書記等參加。要求大家維持秩序，並言謠傳要軍管，但目前不用軍管。通告欄上貼了許多材料。頂上有一幅白紙標語：久違了，白色恐怖。幾份《文匯報》、《大公報》的消息披露天安門的事實。一位同學正將他剛剛洗印出的照片送來張貼，內容有：六部口的屍體，頭部已碎；三輛坦克在大街上行進（躲在人群後拍攝）；天安門廣場為士兵佔領（躲在公廁後拍）。清華大學的主樓內設靈堂，播放著哀樂，擺著 20 多個花圈，送花圈者包括有關各系、附中、和建築工人。有文字稱，已知遇害者有段昌隆（光 6 班，廣西玉林地區陸川縣馬坡鎮人，在木樨地為救人頭部中彈）；今晚 7 時靈堂將象徵性地關閉，俟情況穩定後再舉行追悼會。

（日記全文完）

□ 寄自美國

【附錄一】部份挽聯和哀悼死難者的標語



◇ 清華大學

哭同胞民主未成身先死
哀中華國難當頭路茫茫

哀我同學
哭我中華

千秋壯志泣鬼神

為民主捐軀的烈士們永垂不朽（貼於西南門）

◇北京大學

夜半槍聲驚醒中華
民主英魂昭告華夏

何其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鋼鐵學院

英魂招民主
碧血鑄自由

血染中華昭民主於天下
淚灑靈前悼勇士於鋼院
護英靈萬古長存

秋雨朦朧但求萬世崑崙魂血不盡音不朽尋科學倡法制君死得偉烈聞赤兔飛
馬寒風看

看看那大江長城不可辱

春花盡落不滅英雄志淚花流恨滿胸求民主覓自由公生有何求看龍泉寶劍出
鞘問問問

這悽風慘雨何時了？

◇北京醫科大學

同窗數載手足情深縈繞於懷斯世難忘
黃泉路遠無力回天捶胸頓足今生雪恥
前僕後繼

泣鬼神民主永存我上下求索
驚天地六四慘案君匆匆去矣
前僕後繼

以身獻民主
死去何所懼

長歌當哭
痛定思痛

天沉地慟風雲變色摯摯學子之心悲絕痛絕問愛國何罪
弱婦幼子橫屍街頭善良百姓之情哀極痛極疑天理何在

天沉地慟我情悲絕痛絕哀極憤極不解不平我心盡碎問蒼穹世間有無天理人

性

為無辜死難市民志哀
北京醫科大學全體學生敬挽

千山慟哭哭民族早逝一代精英
萬水悲歌歌神州永存萬古忠魂

◇北京師範大學

◇北師大教育系

追往歲仙君與吾結筆硯之好寒窗共度
撫今日摯友向汝表手足之情悲淚濁流

◇北師大中文系

一代英傑
永垂不朽

哀我中華
哭我同學

◇北京政法學院

刻骨銘心
血債血還

六四祭文

六月四日
舉世同悲
雷公震怒
蒼天淚飛【注】

痛哉吾國
悠悠千歲
自由民主
至今追尋

文明古都
兵戈逞威
血雨腥風
屍骨累累

惜哉吾黨
建國首推
為民宗旨
面目全非

國賊弄權
華夏傾催
奸佞當道
壯士無歸

悲哉吾民
千載沉睡
今朝方醒
竟遭倒垂

壯哉學子
功不可毀
喚起神州
不辭玉碎

彰明大義
眾望所歸
追求真理
九死不悔

痛哉惜哉
日月損輝
悲哉壯哉
人民無愧

你我同儕
百折不回
重振中華
捨我其誰

慶父不死
國泰難遂
橫施暴虐
終當問罪

1989年6月4日，深夜，不寐，揮淚賦詩，永志不忘。

【注】1989年6月4日凌晨，木樨地至建國門遭血洗，午後雷聲隆隆，苦雨霏霏。

【附錄二】部份標語橫幅



鄧小平

趙紫陽 良心何在
李 鵬

要理不要李，要陽不要楊

萬里歸來，宰李烹（鵬）羊

弱智總理，小平專利

鋰＋硼＝苯＋氮

罷免李鵬還我民主自由

李鵬是害蟲，我們是來福靈

討李滿天下

李鵬下令戒嚴，賊喊捉賊

李鵬必須無條件下臺

老子不倒兒子倒，兒子倒了老子保

周總理你在哪裏，你的兒子沒有天理

四川矧子河南蛋，把中國搞了個稀巴爛

小平別逗了，出來吧

小平你該休息了

小平你好——糊塗

1 9 8 4 1 9 8 9

小平，勿忘 1 9 7 6 年

小平，我們曾那麼熱愛您

老鄧麻木，政府痴呆

老朽怎麼辦？跟著感覺走

白貓抓權，黑貓抓錢

集體負責，一人決策——怪

小瓶難裝老九（酒），簷棚不關學生

毛澤東是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鄧小平是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紫陽你別走

紫陽留步李鵬下臺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鄧大人、李龜孫、楊尚昆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嚴懲元兇，償還血債

血債要用血來償

8 0 垂帘， 7 0 上奏， 6 0 還鄉，豈有此理

中國現代故事：80多歲的人帶領70多歲的人研究60歲人的退休問題

不管白貓黑貓，下臺就是好貓

根在一元，路唯民主

歷史規律：獨裁者必亡；自然規律：老混蛋必亡

公開否定426社論

要政府，不要政腐

人民血汗養活政府

官倉碩鼠大如斗，見人開倉亦不走

主人公汽越擠，僕人轎車越高級；主人住房越緊，僕人別墅越豪華

當官六字真言：空，恭，繃，兇，聾，弄

看你還能活幾天

官倒＝癌症

官倒歡——人民血汗被搾幹

官倒樂——人民生活沒法過

官倒驚——京城遍地討伐聲

官倒怕——民主力量在壯大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

政府在犯罪，人民在清算

北京不願意在槍口下生活

軍管帶來動亂

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你在哪裏

音樂家為人民吶喊

不是人民無政府，而是政府無人民

滅亡就在沉默中

戒嚴＝秩序，獨裁＝死亡

地下烈火在運行，火山即將爆發

可以一時愚弄全體人，可以長期愚弄少數人，不能長期愚弄全體人

民賊尚未下臺，同志仍需努力

學生是先鋒，工人是後盾

工人和學生心連心

教師與學生同在

哥哥姐姐我們來了

老九聲援絕食小九

學生吃飯，免費供應

可憐天下兒女心

莘莘學子為民捐軀，昏昏官僚為民族罪人

學生有情，政府無義——單相思

上蒼感動尚垂淚，人間官僚忒狠心

急救車撕裂 1 0 億顆心，唯有一人坐視不救

蒼天為絕食淚下，雷電為請願助威

時間＝生命，拖延＝殺人

暈倒六千兒女，走來億萬人民

餓，學生昏倒幾多；錯，政府拖幾何

蒼天啊，公理何在？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民主——我的麵包

新聞不公開，民主是瞎白；新聞不自由，謠言遍地

“決不秋後算帳”，人民要和你算帳

人民怒吼了，政府沉默了

可歌可泣，難忘 1 9 8 9

學生是肉長的，政府不疼，我們心疼

火葬場對貪官免費

歷史不能倒退

民不畏死，中國有望

絕食你們挨餓，落後中國挨餓

維護治安需要坦克？

久違了，白色恐怖

四化在電臺

清官在舞臺

升官靠後臺

北京日報，胡說八道；

中央電臺，顛倒黑白；

光明日報，一片漆黑；

工人日報，為民開道；

兵權黨權政權人權權權不放

國事民事實事好事事事難成

民心不顧民意不查管他怨聲載道

官威不減官架不放任你死要活

灑熱血悲慟長空大地哭中華壯志未酬先驅者

拋直言震憾三山五岳笑九州振興自有後來人

李鵬不上吊，我們不睡覺

李鵬不自殺，我們不回家

周總理，在哪裏？
你的兒子不像你。
鄧媽媽，快來吧，
快把鵬兒領回家。

軍民一條心，氣死楊尚昆
軍民築長城，氣死鄧小平
軍民魚水情，氣死鄧小平

小平說過小康好，唯有異己忘不了，
抓了辮子打棍子，送他耀邦先去了。
小平說過小康好，唯有愛子忘不了，
斷了雙腿換假腿，唯有良心換不了。
小平說過小康好，唯有舵手忘不了，
不知河中水深淺，摸著石頭過河了。
小平說過小康好，唯有學費忘不了，
今天明年已交上，還有十年也交了。

● 尋人

李鵬，男，患麻木不仁症，現任總理。失蹤多日。現數十萬師生民眾要求與他對話，望李鵬見啟示火速來廣場。知情者請通知。聯繫電話：1 2 3 4 5 6 7。

● 仿“陋室銘”

才不在高，有資則靈。民不在智，無知則治。斯是中國。唯吾德高。人民如草芥，官倒吾寵兒。談笑一言堂，往來順眼人。可以調軍警，打學生。無廣場之亂耳，無絕食之勞形。快喚小嘍羅。老夫橋牌精，孔子曰：“我心悠悠。”

● 中國最新瘟疫：李楊綜合征。臨床症狀：垂死掙紮。最佳治療方案：安樂死。

● 大震測報

時刻	8 9 □ 4 □ 2 6
震中	北京
震源	人民日報社論
震級	6 7 8
機制	封建專制
效應	人民覺醒

● 誰跟誰走（“一無所有”新編）

1 我曾經問個不休
你何時跟我走
從一九到八九
噢，還要走多久
噢，我們不願意跟您走
現在我有我追求
卻沒有我的自由
可你總是告訴我
條件不成熟
噢，我不願意跟您走
條件不成熟

2 遊行的隊伍在走
人們都在喊自由
人們都在喊自由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三十年的血白流
四十年的路白走
難道在你面前
我永遠一無所有

3 告訴你我等了很久
告訴你我最後的要求
我要伸出我的雙手
你這就跟我走
噢，你這就跟我走
這時我的雙手在顫抖
這時我的血在流
莫非
你正在告訴我
你太老不能走
你老得不能走

（清華宣傳組）

●致我曾經愛過的女人

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你
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可昨夜的風
吹掉了你溫柔的面紗
露出一張
四十歲女人

奇形怪狀的臉
地上所有冤屈的淚水
沖掉你濃濃的脂粉
你女妖般的淫威
讓我顫栗地感到恐懼
天空中滾動著黑色的太陽
那月亮早已成為烏鴉的翅膀
吸血蝙蝠一樣吸吮所有的光
只有苔蘚植物
才能瘋狂地生長
於是我終於明白
四十年已經太長
連大里石也會腐爛

●告別

（一）

我應該——能夠活著回來
但不能保證——不是遍體鱗傷
隆隆的坦克由遠逼近
就讓它——
從我身上壓過

（二）

我的親弟弟
——就在那片著綠裝的隊伍裏
他
剛剛度過十九歲的生日
如果——
一顆槍彈衝擊我的胸膛
但願它——
不是來自親人的槍口

（三）

昔日，多敬佩他
而今日，又多麼鄙夷他
——那個日暮西山的老人
我若走在那垂危老人的前面
就到另一個世界
樹一面猩紅的大旗
持一把鋒利的鋼刃

——等著他

(四)

廣場上
——十幾萬顆心在不停地流血
但已不再繼續
摧殘自己單薄的身軀
同為乞求
一旦無望
執起更有力的武器
它會使
共和國的旗幟
高高飄揚

(斯潔)

●訓子書

逆子李鵬：

今日吾魂遊於北京上空，聽到億萬人民吶喊，才後悔當初不該收下你這不肖之子。論爾之品德實在稱不上是人，論爾之才實不能任科級幹部。不想你竟乘12級裙帶風，靠吹拍捧溜之術，登上總理寶座，禍國殃民。我四月底就令你辭職以謝國人，不料你竟與民為敵。現我令你速速自絕。我已宣佈與你斷絕父子關係。並根據你的特點，讓你來世轉成縮頭鱉。

(因多數材料留在國內，未及整理完)

□ 寄自美國